DS
735
A2Y86
1771a
v. 44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400/62
ASIAN COLLECTION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八十七

宋

高宗皇帝

丙寅紹興十六年。金皇統六年。春正月。行耤田禮。

先是。知虔州（續綱目作度州。今依宋史高宗紀。及秦檜傳。改正。）薛弼（字直老。溫州永嘉人。）言。州民朽柱中有文曰。天下太平年。秦檜大喜。乞詔付史館。于是修彌文以飾治具。如鄉飲耕耤之類。節節備舉。爲苟安餘杭之計。自此不復巡幸江上。而祥瑞之奏日聞矣。

夏五月。金右丞相韓企先（燕京人。）卒。

企先爲金右丞相。每欲爲官擇人。專以培植獎勸後進

虛中身膺使命自請留金竟爾受官爵典詞命旣已不忠于宋及降事北朝肆爲譏訕又復無禮于金則其生已爲可羞其死更由自取而宋史列傳尚多褒詞且信王倫之言許其守節史册毀譽失實顧若是其不足憑耶

爲己任。推轂士類。甄別人物。一時臺諫多君子。號稱賢相。

六月。金殺其翰林學士宇文虛中。

金人重虛中之才。號爲國師。而虛中恃才輕肆。好譏訕。凡見女眞人。輒以礦鹵目之。貴人達官。積不能平。至是唐古充愛舊作唐括酬斡今改後仿此家奴。告虛中謀反。有司鞫治無狀。乃羅織虛中家圖書爲反具。虛中曰。死自吾分。至于圖籍。南來士大夫家家有之。翰林直學士高士談字季默。瓊之孫圖書尤多于我家。豈亦反邪。有司承順風旨。并殺士談。于是虛中與老幼百口。同日焚死。

秋。九月。金劉豫死。

冬十二月金遣使如西遼西遼殺之

先是回紇遣使入貢于金言耶律達什時達什林牙已死西方諸部仍以達什呼之與其國鄰金遣鈕祜祿哈努勒舊作粘割韓奴今改與其使俱往遇遼主于野哈努勒語不遜遼主怒而殺之

丁卯十七年金皇統七年夏四月金主醉殺其戶部尚書宗禮

金主自卽位以來委政于尼瑪哈斡布烏珠雖初年國家多故而吏清政簡百姓樂業既而其后費摩氏舊作裴滿氏今改後倣此干政朝官往往因之以取宰相金主欲立繼嗣爲后所制心不能平因縱酒自遣酗怒至于手刃侍臣至是宴便殿金主被酒彊諸王飲不能俱逃去金主大怒時惟戶部尚書宗禮在側乃使之跪手殺之

五月安置饒州通判洪皓于英州

先是皓居母喪秦檜黨猶謂皓睥睨鈞衡及終喪除饒州通判李勤又附檜（續綱目作饒州通判李勤考宋史皓本傳明言皓終喪除饒州通判若以為李勤官則上文除字將安所指乎續綱目誤甚今依宋史改正）誣皓作欺世飛語責濠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

六月金殺其橫海節度使田瑴

初韓企先引瑴為吏部侍郎孟浩（字浩然灤州人）為左司員外郎銓敘得人時烏珠當國其所任刑部員外郎蔡松年（字伯堅靖之子）求與瑴相結瑴薄其為人拒之松年遂日短瑴于烏珠企先卒即出瑴為橫海節度使及是尚書省令史許霖首告瑴在吏部時為選人龔夷鑒倒用日月事

霖亦烏珠所親信與蔡松年搆成其獄殺轂及左司郎中奚毅翰林待制邢具瞻并王植高鳳廷王傚趙益興與夷鑒等其妻子及所往來孟浩等皆徙海上仍不以赦原天下冤之

秋八月故相趙鼎卒于吉陽軍

鼎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醪米會降旨趙鼎李光遇赦永不檢舉且令本軍月具存亡申省鼎遣人語其子汾曰秦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且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天下聞而悲之鼎為

相。專以固本爲先。以爲本固而後敵可圖。讐可復。惜其見忌于檜。齎志以没。然中興賢相。鼎爲稱首。鼎既卒。參知政事段拂。爲之嘆息。秦檜怒。遂罷拂爲資政殿學士。尋落職。興國軍居住。　興國軍。宋置。今爲州。屬湖北武昌府。

九月。罷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

剛中治蜀有方畧。秦檜忌之。使人求其陰事。召還。責桂陽軍安置。未幾。四川宣撫司亦罷。

冬。十月。辛卯朔。日食。

十二月。金及蒙古和。

初。達賚既誅。其子勝花都郎君。金史達賚傳。誅達賚。并殺二子斡爾達額特布。此勝花都郎君或其幼子。事出大金國志。金史無考。按斡爾達舊作斡帶。額特布舊作烏達補。今改。後仿此。率其父故部曲以叛。與蒙古通。蒙古益彊。烏珠討之。連

年不能克。乃與之議和。割西平河方輿紀要。卽臚朐河。宋紹興中。金人與蒙古和。割河以北地與之。卽此。考臚朐河下流。與黑龍江合。蒙古在黑龍江之北。則此西平河。或卽臚朐河之下流也。臚朐河源委。注詳前。以北二十七團寨與之。歲遺牛羊米豆。且冊其長鄂羅貝勒舊作熬羅孛極烈。今改。後仿此。為蒙輔國王。不受。自號大蒙古國。至是始和。歲遺甚厚。于是鄂羅貝勒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

戊辰十八年。金皇統八年。春三月。以秦熺知樞密院事。

秦檜問勅令所删定官胡寧字和仲。安國第三子。曰。兒子近除。外議如何。寧曰。以為必不襲蔡京之迹。檜怒之。已而熺乞避父子共政。遂罷為觀文殿學士兼侍讀。位次右僕射。尋加少保。

夏四月戊子朔。日食。

五月放浙東副總管李顯忠于台州

顯忠熟知西邊山川險易因上恢復策秦檜惡之降官

奉祠台州居住

六月金以完顏亮即海陵斡布之子。太祖之孫。本名迪古鼐。鼐舊作乃。今改。後倣此。平章

政事。

亮為人慓急猜忌殘忍任數自以已與金主同為太祖

孫常懷覬望及為中京留守專立威以厭伏小人結明

安蕭裕本名伊徹。奚人。按伊徹。舊作遙折。今改。後倣此。每與論天下事裕傾險

揣知其意因曰留守先太師太祖長子德望如此人心

天意宜有所屬誠有志舉大事願竭力以從亮喜遂與

謀議及入為右丞進平章務攬持權柄用其腹心為省

臺要職引裕為兵部侍郎。是冬以亮為右丞相亮生日金主遣近侍局直長大興國以司馬光畫像玉吐鶻廐馬賜之。后亦附賜禮物。金主聞之怒杖興國而奪回賜物。亮本懷不軌疑畏愈甚。

冬十月。金太師都元帥烏珠卒。

金自尼瑪哈死達賚博勒郭等皆有自為之意幹布獨立不能如之何時無烏珠國勢殆矣故其國論功以為尼瑪哈後惟烏珠一人耳。

十一月。竄胡銓于海南。

秦檜諷司諫羅汝楫論銓飾非橫議竄新州同郡王廷珪嘗以詩贈銓坐流辰州新州守張棣承檜旨論銓與客唱酬謗訕怨望詔送海南編管以棣提舉湖北常平全官一日卒。時洪皓在英州閩人倪晉為守聞棣以巧中遷官取使節欲效之即使人伺隙捕皓

家奴賔獄中釀成其罪。求及發而晉卒事乃解

己巳　十九年。金皇統九年。十二月以後廢主亮天德元年。　春三月。癸未朔。日食

夏。五月。金出完顏亮于行臺。秋九月。復召入平章政事。

金主以完顏亮爲太保。領三省事。四月壬申夜。大風雨雷電。震壞金主寢殿鴟尾。有火入寢內。燒幃幔。金主趨別殿避之。越五日。有龍鬬于榆林河水上。金史熙宗紀作利州榆林河考利州。金置元廢。故城在今喀喇沁左翼東北。　大風壞民居官舍。瓦木人畜皆飄颺十數里。死傷者數百人。五月以天變肆赦。命翰林學士張鈞草詔。參知政事蕭肄奚人。摘其語以爲誹謗。金主殺鈞。且問誰使爲之。左丞相宗賢本名色哩希卜[illegible]舊作賽里希卜蘇舊作習不失今改曰。廸古鼐實使之。金主不悅。故出亮

亮過中京與留守蕭裕定約而去九月至良鄉召還莫測其故大恐及至復拜平章逆謀益甚

冬十月金主殺其弟胙王常勝等（斡布子金主弟後追改名元）遂殺其后費摩氏

金宰臣議遷遼陽渤海之民于燕南近侍高壽星等當遷訴于費摩后后白金主金主怒遂杖平章政事秉德（本名伊遜尼瑪哈孫）右丞唐古辯（本名翁郭羅尚金主女按翁郭羅舊作斡骨剌今改後仿此）而殺左司郎中薩哈（舊作三合今改）壽星等竟得不遷秉德辯二八怨望遂與大理卿烏達（阿里布之子按烏達舊胙烏帶阿里布舊作阿魯補今改後仿此）謀廢立烏達以告完顏亮一日亮與辯語因問曰若舉大事誰可立者辯曰胙王常勝乎問其次曰鄧

王名爽。宗傑子。太祖孫。子敖拉（舊作阿懶。今改。後仿此。）亮曰。敖拉屬疎。安得立。辯曰。公豈有意邪。亮曰。果不得已。捨我其誰。于是旦夕相與密謀。護衛將軍塔斯（舊作特思。今改。後仿此。）疑之。以告貴摩后。后白金主。金主怒。召辯謂曰。爾與亮謀何事。將如我何。杖之。亮因此忌常勝敖拉。惡塔斯。會河南兵士孫進作亂。自稱皇弟按察大王。而金主之弟。止有常勝扎拉（舊作查剌。今改。後仿此。）亮乘此構常勝扎拉。金主使塔斯鞫之。無狀。亮曰。塔斯鞫不以實。遂俱殺之。又殺敖拉達賚。（亦鄧王子。舊作達櫻。今改。後仿此。）金主積怒于后。遂亦殺之。而召胙王妃薩茂（舊作撒卯。今改。後仿此。）入宮繼之。又殺德妃烏庫哩（舊作烏古論。今改。後仿此。）氏。及瓜爾佳（舊作夾谷。今改。後仿此。）氏。張氏等。

十二月。金完顏亮弑其主亶而自立。亮弑主篡立。實金之亂臣。故即位後。變例書名。至金世宗既立。金統有歸。亮止書名而不稱主。

護衛十八長布薩瑚圖克。後改名思恭上京羅卜科達噶人。按布薩瑚圖克舊作僕散忽土。羅卜科達噶。舊作老海達葛。今改正。舊受斡布恩圖克坦舊作徒單。今改。額勒楚克。會寧噶瑪哈赫伸人。徙懿州。按額勒楚克舊作阿里出虎。噶瑪哈赫伸舊作葛馬合窟申。今改。與亮姻家。亮皆使爲內應。大興國嘗以李老僧後賜名維忠屬亮。得爲尚書省令史。亮度興國被杖怨望。又使老僧結爲應。興國給事寢殿。夜嘗取符鑰歸。十二月丁巳。乘布薩瑚圖克。額勒楚克內直。作變。夜二鼓。興國以符鑰啓門。亮與妹壻圖克坦貞特赫塔拉人。按特赫塔拉舊作忒黑闢剌。今改。平章政事秉德。左丞唐古辯。大理卿烏達。李老僧等。以刀藏

秦檜有可殺之罪施全非當殺檜之人其事固不必

衣下入宮門者以辯國壻亮又至親不疑而納之及殿門衛士始覺有變亮等抽刀刲之莫敢動遂入寢殿金主常置佩刀手榻是夜興國取刀投榻下金主求刀不得額勒楚克先進刃瑚圖克次之金主顛仆亮前手刃之血濺滿其面與衣金主既殂秉德等未有所屬瑚圖克曰始者議立平章今復何疑秉德遂與羣臣奉亮即位詐以金主欲議立后召大臣因殺曹國王宗敏左丞相宗賢以秉德為左丞相唐古辯為右丞相烏達為平章政事諡費摩后為悼平皇后廢金主亶為東昏王大赦改元

庚午二十年金天德二年春正月殿司軍士施全刺秦檜不克檜

深論獨是檜姦邪誤國海內切齒所欲剸刃甘心者非止一全而高宗始終信之而不忍去之後且畏之而不敢去之豈非天奪其魄乎

殺之。

檜趨朝。殿前司後軍使臣宋史兵志。殿前馬步諸軍有巡教使臣。施全挾刃于道。遮檜肩輿刺之。不中。捕送大理。檜親鞫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敵人。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也。詔磔于市。自是檜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梃以自衛。

金主亮尊其嫡母圖克坦氏。及母大氏。皆爲太后。圖克坦氏賢。御下有恩。與大氏相得至歡。及亮弒熙宗。圖克坦氏曰。帝雖失道。人臣豈可至此。亮銜之。至是追尊斡布爲帝。廟號德宗。二母俱尊爲皇太后。圖克坦氏居東宮。號永壽宮。大氏居西宮。號永寧宮。後圖克坦后生日。酒酣。大氏起爲壽。圖克坦后方與諸公主宗婦語。大氏跪者久之。亮怒而出。明日召與后語者。皆杖之。大氏以爲不可。

亮曰今日之事豈能尚如前日邪。

三月以余堯弼參知政事巫伋簽書樞密院事遣堯弼使金。

賀即位也及還金主亮以上皇玉帶附遺于帝其秘書郎張仲軻（小名牛兒）曰此希世之寶也輕賜之可惜亮曰江南之地他日當爲我有此特置之外府耳仲軻由是知亮有南侵之意遂每事先意逢之。

下李光子孟堅于大理獄流之峽州責降徽猷閣直學士胡寅等官有差。

光在瓊嘗作私史其仲子孟堅爲所親陸升之（山陰人光姪壻）言之升之訐其事秦檜命兩浙轉運副使曹泳究實泳

言孟堅省記父光所作小史語涉譏訕送大理寺獄成詔光遇赦永不檢舉孟堅除名編管峽州于是胡寅程瑀潘良貴宗頴（澤之子）張燾許忻賀允中吳元許八人皆緣坐降責有差有從政郎楊煒常州通判沈長卿（字文伯湖州人）舊與李光言和戎非便知雷州王趯求內徙李光俱坐貶又有太常主簿吳元美作夏二子傳指蚊蠅也其鄉人告之以爲譏毀大臣又言其家亭號潛光有心于黨李堂名商隱無意于事秦檜大怒竄之容州（唐置今廣西梧州府容縣是）

夏四月置力田科

募民耕兩淮田從知盧州吳逵請也

金主亮大殺其宗室。

初。金主亮見太宗諸子盛彊。忌之。及即位。遂與蕭裕謀殺之。又以前左丞相秉德首謀廢立而不即勸進。銜之。將盡誅焉。于是。豫教尚書省令史蕭玉（奚人）上變。遂召領三省事阿嚕。（即宗本。太宗子。按阿嚕舊作阿魯。今改。）左丞相唐古辯。判大宗正寺呼爾吉（即宗美。阿嚕弟。舊作胡里甲。今改。後仿此。）縶鞫至則殺之。因遣使如東京殺留守阿林。（即宗懿。太宗子。舊作阿鄰。今改。後仿此。）北京殺留守呼拉布。（金史海陵紀作卞。世系表云。北京留守卞。太宗孫。今仍續綱目。按呼拉布舊作斛祿補。今改。後仿此。）南京殺領行臺事秉德并誅其親屬。復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尼瑪哈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太宗尼瑪哈後皆絶。而烏達蕭裕蕭玉等皆受重

賞亮又令玉子尚主曰朕無以報卿使朕女為卿男婦

代朕事卿也

冬十月金主亮殺其左副元帥薩里干等夷其族

金主亮復忌舍音諸子盛彊及宗室勳舊大臣欲盡除之乃諷都元帥府令史約索即白彥敬博勒郭部族人按約索舊作遂訥博勒郭舊作部羅火今改後倣此誣飾上變遂殺薩里干及景祖孫繆里延舊作謀里野今改後倣此舍音子博濟即宗義舊作孛吉今改并其族百數十人以魏王斡爾達太祖之弟按此與本卷前達賚之子另是一人孫呼爾吉舊作活里甲今改後倣此好修飾亦族之

秦檜有疾詔執政赴檜第議事

十二月甲子檜始朝命肩輿入宮門二孫塤堪扶掖升

巫伋奉使雖以請迎靖康爲名及聞何處頓放之詰遂不能復對即此固足誅高宗之心而伋實有以窺高宗之意然則高宗之首尾畏忌本因貪位苟安是以事讐忘親有所弗顧亦可鄙之甚矣

殿。不拜。

辛未 二十一年。金天德三年。春正月金置國子監。

二月。以巫伋爲金國祈請使。

伋至金首請迎靖康帝歸國金主亮曰不知歸後何處頓放。伋唯唯而退。

三月。金大營宮室于燕。續綱目此條目內敘營建事本金史海陵紀乃汴宮而誤爲燕宮今改敘于二十八年金營汴宮綱下

金主亮稍習經史慕中國衣冠人物銳有遷都意遂下詔求直言而上書者多謂上京僻在一隅不若徙燕以應天地之中與亮意合乃遣左丞相張浩字浩然遼陽渤海人本姓高。右丞相張通古字樂之易州易縣人等調諸路夫匠築燕京宮

室城周九里三十步。其宫室一依汴京制度。

夏。五月。金主亮納其叔母阿蘭舊作阿懶。今改。後仿此。及宗婦于宫。阿蘭。亮叔曹王阿里布妻也。亮殺阿里布而納之。封爲昭妃。又命圖克坦貞語宰相曰。朕嗣續未廣。前所誅黨人諸婦。多朕中表親。宜選納焉。宰相乃奏請行之。亮遂納阿嚕子索羅綽舊作莎魯剌。今改。後仿此。瑚嚕郎宗固。亦太宗子。舊作胡魯。今改。後仿此。子華喇舊作胡里剌。今改。後仿此。呼達舊作胡失打。今改。後仿此。秉德弟嘉哩舊作糺里。今改。後仿此。等四人之妻于宫。尋封嘉哩妻高氏爲修儀。崇義節度使烏達妻唐古定格。舊嘗與亮私。及爲帝。定格使侍婢來朝。亮諷使殺烏達。許以爲后。定格初不忍。亮詠之曰。不殺汝夫。將族滅汝家。定格大恐。縊殺烏達。遂納之宫中。封貴妃。大愛幸。後與舊家奴姦。賜死。又使秘書監完顏文出其妻唐古石格。而以爲麗妃。使伊里布出其妻富察徹辰而納之。徹辰。亮姊之女也。

按唐古定格。舊作唐括定哥。唐古石格。舊作唐括石哥。伊里布。舊作乙剌補。富察徽長。舊作蒲察乂察。今改後仿此。

秋。八月。太傅鎮南武安寧國節度使咸平王韓世忠卒。

世忠性戇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屢詆和議。觸秦檜。解兵罷政。卧家凡十年。至是卒。世忠嗜義輕財。賜賚悉分將士。將軍嚴重。與士卒同甘苦。器仗規畫。精絕過人。嘗中毒矢入骨。以彊弩括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瘢如刻畫然。知人善獎用。成閔解元劉寶等。起行伍。隸將旌。皆其部曲也。孝宗朝追封蘄王。謚忠武。子彥直彥質彥古。皆以才見用。

成閔字居仁。邢州人。

壬申　二十二年。金天德四年。春。三月。編管王庶子之奇之荀于嶺南。

初。庶卒于貶所。其子之奇之荀撫棺而哭曰。秦檜秦檜。

此讐必報。親舊皆掩其口曰。禍未巳也。至是爲人所告。坐謗朝廷。編管之竒于梅州。本南漢恭州。宋改。今廣東嘉應州是。之竒子容州。又以直龍圖閣葉三省監郗作院王遠嘗通書王庶及趙鼎。力詆和議。安置三省于筠州。遠于高州。

夏四月。巫伋罷。以章復音伏。簽書樞密院事。

伋與秦檜居同里。一日檜語伋曰。里中有何新事。伋曰。有一術士。自鄉里來。頗能論命。檜變色曰。是人言公何日拜相。伋惶恐而退。中丞章復聞之。即劾伋陰懷異意。遂罷。復拜簽樞。未幾亦罷。

五月。襄陽大水。

平地五尺。漢水冒城而入。

冬。十二月。金主亮召濟南尹烏噆妻烏凌噶氏。即昭德皇后。未至自殺。

噶王烏噆時為濟南尹。烏凌噶氏儀容整肅。亮召之。乃謂烏噆曰我不行上必殺王。我當自勉不以相累也。遂召王府臣僕曰。爲我禱東嶽。使皇天后土明鑒我心。行至良鄉得間自殺。

癸酉　二十三年。金貞元元年。　春三月。金遷都于燕。

金主亮自上京至燕京。初備法駕。下詔改元。親選良家子百三十人充後宮。以燕列國之名。不當為京師號。遂改燕京為中都大興府。汴京為南京。削上京之名。止稱會寧府。又改中京大定府為北京。而東京遼陽府西京

加九錫者始見于王莽再見于曹操晉宋以下轉相效尤皆不旋踵而成簒逆之禍循友止顧逢迎不復稍存大義竟爾明目張膽上書陳請誠不知是何肺腸檜亦遂喜而遷其官不臣之跡已不可揜使非天速其死安保其不爲莽操之續耶

大同府。如舊。

以王循友知建康府。

循友知鎮江。上書乞加秦檜九錫。檜喜而遷之。踰年。檜以循友罪其族黨。安置藤州。唐置。今廣西梧州府藤縣是。

夏。四月。金太后大氏卒。

金主亮遷都于燕。親屬皆從。獨留圖克坦太后于會寧。圖克坦后常憂懼每中使至。必易衣以俟命。大氏在燕常思念圖克坦后及病篤以不得一見爲恨。將死。謂亮曰。汝以我之故。不令永壽宮偕來。我死。必迎致之事之當如事我。

五月。潼川府。本唐梓州。宋置。今府屬四川。大水。

平地丈五尺。死者甚衆。

甲戌　二十四年。金貞元二年。春正月。地震。

金右丞相蕭裕謀反。坐誅。

裕在相位。恃功專恣。金主亮倚信之。他相仰成而已。裕以亮猜忌忍殺。恐禍及。遂與蕭豐嘉努舊作蕭馮家奴今改。後倣此。等謀立故遼主豫王延禧之孫。事覺伏誅。

夏五月癸丑朔。日食。

金始置交鈔庫。

從戸部尚書蔡松年請也。設印造鈔引。及交鈔庫。一貫二貫。三貫。五貫。十貫。五等。謂之大鈔。一伯。二伯。三伯。五伯。七伯。五等。謂之小鈔。與錢並用。以七年爲限。納舊易新。每貫取工墨錢十五文。諸路並設使副判各一員。都監二員。蓋以銅少。爲權宜之制云。

論對固欲聞所未聞然聞之而不能行雖聞何益史謂高宗避免之禁為防檜

秋七月張俊卒。

俊握兵最早屢立戰功帝于諸將中眷注特厚然忌劉錡附秦檜殺岳飛為世所鄙薄焉

以敷文閣待制秦熺修撰實錄院

初魏師遜湯思退（字進之處州人）等知貢舉以秦熺子塤為榜首及廷試檜以思退為編排師遜為詳定復擬塤第一帝讀塤策覺所用皆檜熺語遂進張孝祥（字安國歷陽烏江人）第一而塤第三時（檜從子焞焴姻黨周夤沈興傑皆擢高第天下切齒）至是以塤修撰實錄院祖父孫三世同領史職前此未有也

八月禁百官避輪對

秦檜擅政以來屏塞人語蔽上耳目一時獻言者非誦

壅蔽不知檜之敢爲壅蔽實高宗有以致之果自知之則去檜亦在高宗耳若其不能去則是太阿倒授綱紀懈弛既不能除巨憝以清政紀而徒爲是令正所謂不揣本而齊末庸何益乎

檜功德。則訐人語言。以中傷善類。欲有言者。恐觸忌諱。僅論銷金鋪翠。乞禁鹿胎冠子之類。以塞責而已。故皆避免輪對。至是。上乃諭執政曰。百官輪對。正欲聞所未聞。近輪對者多謁告避免。可令檢舉約束。葢防檜壅蔽也。

冬。十一月。以施鉅參知政事。

自秦檜專國。士大夫有名望者悉屏之遠方。凡齷齪委靡之徒。一言契合。即登政府。稍出一語。輒斥去之。不異奴隸。故自万俟卨罷。至此十年。參預政事者纔四人而已。

加秦熺少傅。封嘉國公。

金主亮納其諸從姊妹于宮。

壽寧縣主什貴。舊作什古。今改斡喇布之女也。靜樂縣主布拉。舊作蒲剌。今改。後仿此。希延。舊作習撚。今改。後仿此。烏珠之女也。錫古蘭。舊作師古兒。今改。後仿此。額爾衮之女也。混同縣君蘇呼和琢。舊作莎里古真。今改。後仿此。其妹伊都。舊作餘都。今改。後仿此。阿嚕之女也。皆亮從姊妹。鄎國夫人崇節。舊作重節。今改。後仿此。博勒郭之女孫。亮之姪也。張定安妻鼐喇固。舊作奈剌忽。今改。後仿此。太后大氏之兄嫂也。富魯和琢。舊作蒲盧胡只。今改。後仿此。麗妃石格之妹也。皆有夫。亮無所忌恥。皆召與之私。分屬諸妃位下。凡宮人在外有夫者。初猶分番出入。後乃盡遣其夫往會寧。不聽出外。每幸婦人。必奏樂撤幃。常于卧內遍設地衣。倮逐爲戲。

十二月。西遼耶律伊呼死。其妹普蘇完。舊作普速完。今改。權國事。

伊呼卒。子幼普蘇完以遺令權國稱制。改元崇福。自號承天皇太后。謚伊呼曰仁宗。

乙亥　二十五年。金貞元三年。夏五月丁未朔。日食。

六月。改岳州為純州。岳陽軍為華陽軍。

或言岳州乃岳飛駐軍之地。又與其姓同。乞改之。蓋以媚秦檜也。岳州人謂飛駐軍乃鄂州。於我州何與而改之。

金汴京火。

金主亮陰有南侵之意。乃謀遷汴。遣完顏長寧為南京留守經畫之。既而大火。宮室盡焚。亮大怒。杖殺長寧。

秋八月。下趙鼎子汾等于大理獄。

秦檜于一德格天閣書趙鼎李光胡銓三人姓名必欲殺之。及鼎死而憾不已。江西運判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與張浚詩言于朝。其詞連逮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而盡去之。會汪召錫告宗室知泉州令衿太祖五世孫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謫居汀州。檜乃諷殿中侍御史徐嘉論趙汾與令衿飲別厚贐。必有奸謀。詔逮汾令衿大理鞫問。使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獄成而檜病不能書矣。

冬。十月。徙洪皓于袁州。未至卒。

皓居英州九年。始復朝奉郎。徙袁州至南雄卒。皓久在北庭。為金人所敬。既歸。金人至。必問皓為何官。居何地。不幸為檜所忌。不死于敵國。而死于讒慝。聞者悼之。

進封秦檜爲建康郡王。加其子熺爲少師。並致仕。是夕檜死。

檜病。帝幸其第問焉。無一語。惟流涕而已。熺奏請代居相位者爲誰。帝曰。此事卿不當與。帝還宮。命沈虛中草檜及熺制。並令致仕。熺夜遣塤與右司員外郎林一飛宗正丞鄭柟見其黨殿中侍御史徐嘉。右正言張扶謀請以爲相。翌日。檜熺致仕詔下。塤堪皆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是夜檜死。檜居相位十九年。倡和誤國。忘讐斁倫。其遺表有云。願陛下固鄰國之歡盟。謹國是之搖動。猶思封制君上于死後。性陰險深阻。如崖穽不可測。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擠之。俾帝自怒。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畧盡。其頑鈍無恥者。率爲檜用。爭以誣陷善類爲功。凡無罪可狀者。則曰立黨沽名。曰誹謗。曰指斥。甚則曰有無君心。凡論人章疏。皆檜自操以授言官。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晚年。

殘忍尤甚。屢興大獄。察事之卒。布滿京城。稍議之者。即捕治。中以深文。專務羅織。執政惟取備員。甫入輙出。惟深德王次翁。歷四年始出之。立久任之說。士淹滯失職有十年不調者。然附之則立與擢用。開門受賂。富敵于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陰結內侍及醫師王繼先。伺上微旨。動靜必具知之。郡國事惟申省。無至上前者。由是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呂愿中獻秦城王氣詩。勢漸不可制。及檜死。帝謂楊存中曰。朕今日始免防檜逆謀矣。

朱子曰。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紀綱復張。諸將屢以捷告。恢復之勢。蓋十八九。金人于是始露和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金庭。獨以長樂梓宮藉口。攘却衆謀。熒惑主聽。使和議翕然以定。而不可破。士大夫狃于積衰之俗。見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仇忍辱。為事理之當然。嗚呼。始則倡邪謀以誤國。中則挾敵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遺親後君。無所不至。此檜之罪所以上通于天。萬死不足贖也。

金主亮迎其太后圖克坦氏至燕

金主亮命以大房山在順天府房山縣西北。亦曰大防山。水經注。防水出大防山南。即此。

雲峯寺爲山陵遣右丞相布薩瑚圖克等如會寧奉遷
太祖太宗梓宮及迎圖克坦后至流沙河在昌平州南有南北二流北沙河即古濕餘水自居庸關南流至州南與南沙河合南沙河即古易荊水下流至通州入白河亮親
迎之命左右持杖二束跪太后前曰亮不孝久缺溫凊
願笞之后掖之曰今庶民有克家子尙且愛之不忍笞
我有子如是寧忍笞乎此杖者退既至亮事之外極恭
順后起則自扶之常從輿輦徒行后所御物或自執之
見者以爲至孝雖太后亦信其誠

黜秦檜姻黨十一月釋趙汾及李孟堅王之奇等自便
臺諫湯鵬舉等累疏言秦檜之姦請逐其姻黨詔安置
戸部侍郎曹泳于新州罷端明殿學士鄭仲熊字行可衢州西

安人等四人。徙侍御史徐嘉。正言張扶為他官。知建康府

王會等六人。俱以諂附貪冒罷。又竄呂愿中等于遠州

秦塤曹冠等。以檜子孫親戚濫科。革正之。竄及張常先

等八人。並以告訐濫叨官爵。送遠郡編管。尋復趙汾官。

先是詔奪汾二官。與李孟堅王之奇等皆令自便。

十二月。復張浚胡寅張九成等二十九人官。徙李光胡銓

于近州。

光移郴州。銓移衡州。光尋卒。

丙子二十六年。金正隆元年。春正月。追復趙鼎鄭剛中等官。三月。

罷宰相兼樞密使。

以邊事已定也。

講和之策斷自高宗贊成于秦檜但其說爲與國所詆議故檜在則諉之于檜及檜已死惟恐金人以檜死敗和爲疑故不得不吐露本衷降詔宣示以安遐聽之心謂此詔爲護檜者固非即謂杜絕國中浮議猶非其用意所在也

竄東平進士梁勛于遠州。

勛上書言金人必舉兵宜爲之備。帝怒編管勛于千里外州軍而下詔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存亡而渝定議邪。近者無知之輩鼓倡浮言以惑衆聽。至有僞撰詔命召用舊臣抗章公車妄議邊事。朕甚駭之。自今有此當重寘憲典。

夏五月以沈該万俟卨爲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湯思退知樞密院事。

初秦檜病篤。召董德元（字體仁永豐人二十五年九月拜參知政事）湯思退至卧內屬以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元慮檜以爲自外。不敢辭。思退慮檜以爲期其死。不敢受。帝聞思退不受。

以爲非檜黨遂信任之。

靖康帝卒于金。

命史館重修日歷。

以秦熺修不實也。

秋七月彗出井。詔求直言。

八月以張綱字彥正潤州丹徒人參知政事。

綱初爲給事中以秦檜用事遂致仕。臥家者二十餘年。檜死召爲吏部侍郎權尚書時以彗出求言綱奏求言易聽察難宜命有司詳審章奏。無事苟簡及參政事帝力懲秦檜苛政時時以寬恤民力諭輔臣綱乃摘其切于利民八十事標以大指乞鏤版宣布中外。

檜以力持和議固位竊權其黨遂視此爲希榮之具雖其餘說輾轉相沿檜雖死而其箝未息沈該万俟卨湯思退十餘輩相繼居政府庸劣雖各不同而挾和議以要君實無二致高宗一念之差遂使勢成滋蔓其失豈盡在諸奸臣哉

冬。十月。復安置觀文殿大學士張浚于永州。

浚去國二十年。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慕焉。武夫健將。言浚者必咨嗟歎息。至兒童婦女。亦知有張都督。金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而秦檜懼其正論害已。令臺臣有所彈劾。語必及浚。謂爲國賊。必欲殺之。檜死。乃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時丧母將歸葬。會星變求直言。浚慮金人數年間勢必求釁用兵。而吾方溺于宴安。謂敵可信。莫爲之備。沈該。万俟卨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丧爲嫌。乃上疏極言。沈該。万俟卨。湯思退。謂敵未有釁。而浚乃若禍在年歲間者。皆笑其狂。臺諫湯鵬舉。凌哲等。論浚名在罪

籍倡異議以動國是若使歸蜀恐惑遠方生患復安置
永州
丁丑 二十七年金正隆二年春三月万俟卨死夏六月以湯思退
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
卨爲相主和固位無異秦檜既死思退遂相
戊寅 二十八年金正隆三年春三月辛酉朔日食
秋七月金以李通參知政事
金主亮將議南侵以通爲謀主故有是命初亮召其倖臣秘書少監
張仲軻左諫議大夫馬欽校書郎田與信等便殿侍坐
亮謂仲軻曰漢之封疆不過七八千里今吾國幅幀萬
里可謂大矣仲軻曰本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主若
能一之乃謂大耳亮曰彼且何罪而伐之仲軻曰臣聞
宋人買馬修器械招納山東叛亡豈得謂無罪亮喜曰
向者梁珫嘗爲朕言宋有劉貴妃者資質美艷今一舉

而兩得之。俗所謂因行掉臂也。江南聞我舉兵。必遠竄耳。欽與與信皆對曰。海島蠻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將安往。亮曰。然則天與我也。朕舉兵滅宋。遠不過二三年。然後討平高麗。夏國。一統之後。論功遷秩。分賞將士。彼必忘勞矣。時亮恃其累世彊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嘗曰。天下一家。可以為正統。及拜李通參知政事。通揣知亮意。遂與仲軻。欽。及近習羣小輩。盛言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逢其意。亮遂議興兵南侵。

九月以王剛中字時亨。饒州樂平人。為四川制置使。

初。剛中為中書舍人。言禦敵為今日先務。敵彊則犯邊。弱則請盟。今勿計敵人之彊弱。必先自治。擇將帥。蒐士卒。實邊儲。備軍械。加我數年。國勢富彊。將良士勇。彼請盟則為漢文帝。犯邊則為唐太宗。帝韙其言。會西蜀謀帥。帝曰。無如王剛中矣。遂有是命。

冬十月金營汴宮。

金主亮遣其左丞相張浩。參政敬嗣暉（守唐臣。易州人。）如汴京營建宮室。（運一木之費至二十萬。牽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之飾遍傅黃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一殿之費以億萬計。成而復毀。務極華麗。）國子司業黃中（字通老。邵武人。）使還言金人治汴京。必欲徙居以逼我。不可不早爲之備。若彼果至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及境矣。湯思退大怒。左遷中官。

己卯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春二月。金籍諸路兵造戰具。

金主亮謀南侵。乃造戰船于通州。（金置。今屬順天府。）遣使籍諸路明安部族。及契丹奚人。不限丁數。悉僉之。凡二十四萬。又僉中都。南都。中原。渤海。丁壯。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凡二十七萬。雖親老丁多。求一子留侍。亦

不聽。又遣使分詣諸道總管府督造兵器。命諸路舊貯軍器並致于燕。時又建汴京修燕城。民不能堪。箭羽一尺至千錢。村落間往往椎牛以供筋革至于烏鵲狗彘無不被害者。

夏五月。貶禮部侍郎孫道夫字太冲眉州丹稜人知綿州。

道夫前使金。金主亮將欲南侵。陽設爲詰責之語。亮謂道夫曰。歸白爾帝。事我上國。多有不誠。今畧舉二事。爾民有逃入我境者。邊吏皆即發還。我民有叛入爾境者。有司索之。往往託詞不發。一也。爾于沿邊盜買鞍馬。備戰陣。二也。蓋將取此二事爲辭。道夫還。具奏之。帝曰。朝廷待之甚厚。欲以何名爲兵端。道夫曰。彼身弑其君而奪之位。興兵豈問有名。湯思退沈該以爲不然。道夫每對帝。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

故貶。

六月遣王綸（字德言建康人）使金。

帝聞金主亮有南侵意疑之使王綸往覘綸還入對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皆陛下威德所致湯思退等皆賀帝曰中外之論皆欲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爲進取之計萬一輕舉兵連禍結何時而已

秋八月召監潭州南嶽廟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不至

熹少有求道之志父松（字喬年度支員外郎史館校勘忤秦檜出知饒州）方疾亟屬熹曰胡憲（字原仲安國從子）劉勉之（字致中建州崇安人）劉子翬（字彥冲韐仲子）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熹奉以告而稟學焉旣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

及舉進士。為泉州同安（晉置。今屬福建泉州府。）主簿。罷歸。聞延平（注見前。）李侗。（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學于羅從彥。（字仲素。南劍州人。）得伊洛之正。遂徒步往從之。其學大要窮理致知。反躬踐實。而以居敬為主。築室于武夷山中。（山在福建建寧府崇安縣南。山高五百仞。有三十六峯。其溪流分為九曲。昔有神人武夷君居此。故名。漢武帝嘗祀之。）四方遊學之士。從之者如市。上聞其賢。故召之。熹卒不至。（熹生而靜慤。不妄笑語。紹興中。與勉之同入太學。時禁伊洛之學。熹與勉之求得程頤書。潛抄默誦。夜以繼日。聞涪陵譙定受易學于頤。二人乃往從受業。久未有得。定曰。心為物漬。故不有見。惟學乃可明耳。熹悟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崇安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從遊日衆。號籍溪先生。仕終秘書省正字。勉之從譙定劉安世楊時受學。卒業。乃還崇安。結草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于世。性與熹子翬自相往來講論。學者踵至。勉之隨其才器。為說聖賢之道。因以女妻熹。門人號曰白水先生。）子翬以父死國難。痛憤致疾。棄

與化通判。隱居武夷山中者十七年。與憲勉之。交相得。每見。講學外無雜言。他所與遊。皆知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朱熹而已。熹從子輩遊。子輩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學者稱爲屏山先生。　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劉安世。字器之。魏人。
興化宋軍。今爲府屬福建。

九月。以湯思退陳康伯。字長卿。信州弋陽人。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

時湯思退轉左僕射。康伯遂同相。帝謂康伯曰。卿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眞宰相也。今與思退共政。如有可否。勿憚商搉。康伯曰。大臣論國事。自當盡心。若依阿植黨臣所不敢。

皇太后韋氏崩。謚日顯仁。

帝事后甚謹。先意承志。惟恐不及。或一食稍減。輒不勝

憂懼。常戒宮人曰。太后年已高。惟優游無事。起居適意。卽壽考康寧。事有所關。愼勿令知。第來白朕。至是崩。年八十矣。

冬。十一月。攢顯仁皇后。

攢于永祐陵之西。祔神主太廟。

庚辰　三十年。金正隆五年。　春。二月。以普安郡王瑗爲皇子。更名瑋。進封建王。

初。帝知瑗之賢。欲立爲嗣。恐太后意所不欲。遲回久之。及后崩。帝問吏部尚書張燾以方今大計。對曰。儲嗣者。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踰于此。今兩邸名分宜早定。帝喜曰。朕懷此久矣。開春當議典禮。燾頓首謝。至是。利州

提點刑獄范如圭掇至和嘉祐間名臣奏章凡三十六篇合爲一書囊封以獻請斷以至公勿疑帝感悟即日下詔以普安郡王爲皇子加恩平郡王璩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寺稱皇姪

秋七月以葉義問（字審言嚴州壽昌人）知樞密院事朱倬（字漢章閩縣人）參知政事

倬初以張浚薦自宜興簿入對時方以劉豫爲憂倬策其必敗帝大喜而秦檜惡之出爲越州教授檜死倬知惠州陛辭因言前事帝問卿何久滯如此倬言爲檜所抳帝愀然慰諭目送之且曰人不知卿惟朕獨知遂累擢至中丞論事多所裨益帝信任之

朱倬能策劉豫必敗似有料事之明及由遠州擢用中丞高宗深爲信任史稱其論事多所裨益其實並無著聞諒亦不過空言無濟耳迨其後金兵南下人情洶洶妄議退避倬且默無一語則平日所謂能論事者又安在乎

八月丙午朔日食。

九月以李寶（河北人）爲浙西副總管。

寶嘗羈金拔身自海道來歸至是召對詢以北事歷歷如數乃授官令于平江督海舟捍禦。

冬十二月湯思退有罪免。

侍御史陳俊卿（字應求興化人）論思退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爲多效秦檜葢思退致身皆秦檜父子恩也。宜寘之憲典遂奉祠。

初行會子。

戶部侍郎錢端禮（字處和臨安人）被旨造會子儲見錢于城內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輸左藏庫初行于兩

浙遂通行諸州

辛巳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十月世宗雍大定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日食帝不受朝

風雷大雨雪

侍御史汪澈字明遠新安人徙饒州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雨震電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月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之間二異交至此陰盛之證殆爲金人且言荆襄無統督江海之備禦因陳修攘之策

二月分經義詩賦爲兩科取士

禮部侍郎金安節言熙寧元豐以來經義詩賦廢興離合隨時更革近合科以來通經者苦賦體雕刻習賦者

病經旨淵微。心有弗精。業難兼濟。此後進往往得志。而老生宿儒多困也。請復立兩科。永爲成憲。從之。先是定制。以本經。語孟。義各一道。爲首。次詩賦各一首。次子史論。時務策各一道。至是。分經義詩賦爲兩科。而解額未定。議者謂宜以三爲率。二取經義。一取詩賦。然不果行。

三月以陳康伯。朱倬。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以吳拱知襄陽府。玠之子。

先是康伯以金人必敗盟。請早爲之備。及聞金人決欲敗盟。乃以利州西路都統制吳拱知襄陽府。部兵三千戍之。考宋史高宗紀。及陳康伯。張去爲傳。召楊存中等議興兵。並在五月金使既來之後。續綱目。係于金使未來之前。非是。今改係部議舉兵條下。

夏五月金主亮遣使徵漢淮之地。始聞靖康帝之喪。

王全雖受海陵之命激怒宋人以爲南侵計然此在金人猶可而全則本宋人也直呼其故君之名悖逆已甚而高宗竟聽其肆詈隱忍不言庸懦委靡眞是全無人心尙何以覥顏人上乎必不敢害之言早爲

金主亮嘗密隱畫工于奉使中俾寫臨安湖山以歸爲屏而圖巳之像策馬于吳山在杭州府城內西南隅舊名胥山上有伍子胥祠絕頂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至是遣其翰書樞密院事高景山右司員外郎王全來賀天申節亮謂全曰汝見宋主卽面數其焚南京宮室沿邊買馬招致叛亡之罪當命大臣來此朕將親詰之且索漢淮之地如不從則厲聲詆責之彼必不敢害汝蓋欲激怒以爲南侵之名也又謂景山曰回日以全所言奏聞全至臨安一如金主之言以詆帝帝謂全曰聞公北方名家何乃如是全復曰趙桓今巳死矣帝始聞淵聖崩遽起發哀而罷詔持斬衰三年上淵聖廟號曰欽宗時朝論俟使去

海陵所料惟懼符安而圖
知自屬無慘其終不能出
人掌握耳

發喪。左史黃中馳白宰相。此國家大事。臣子至痛。一有
失禮。謂天下後世何。左僕射陳康伯主中論。竟得如禮

詔議舉兵。

帝命宰執。召同安郡王楊存中。三衙帥趙密。字微叔太原清河人。
至都堂議舉兵。又召侍從臺諫集議。陳康伯傳上旨曰。
今日更不論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帝意雅欲視師。
內侍省都知張去爲陰沮用兵。且陳退避策。中外妄傳
幸閩蜀。人情洶洶。朱倬無一語。康伯奏曰。金敵敗盟。天
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
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時。已先命吳
拱守襄陽。又命主管馬軍司成閔。部兵三萬。戍鄂州。殿中
侍御史陳俊卿。以去爲竊
弄威權。乞斬之以作士氣。

以吳璘爲四川宣撫使。

詔以金使語諭諸路統制郡守監司。隨宜應變以吳璘宣撫四川。仍令王剛中同處置軍事。

六月以劉錡爲江淮浙西制置使。屯揚州。

時宿將無在者。乃以錡爲江淮浙西制置使。節制諸路軍馬。

故遼人伊喇鄂斡（舊作移剌窩斡。今改。後仿此。）叛金圍臨潢。

初金主亮徵兵南侵使牌印（金官名。掌符寶及金銀等牌。後改名御寶郎。）素赫（舊作燥合。今改。後仿此。）如西北路。盡僉契丹壯丁。契丹人不願行求之素赫。素赫不從。于是西北路招討司譯史薩巴與部衆殺招討使完顏烏色（舊作沃側。今改。後仿此。）及素赫等。取

招討使司貯甲三千。遂厚議立故遼主延禧子孫。衆推都監楞華善舊作老和尚。今改為招討使。山後山前諸羣牧皆應之。咸平府金置。故城在今奉天府鐵嶺縣。穆昆瓜里舊作括里。今改舉兵據咸平。繕完器甲。出府庫財物。募兵以應薩巴。其勢益張。金主亮使布薩瑚圖克等討之。皆無功。而薩巴自度大軍必繼至。勢不可支。謀歸西遼。乃率衆沿龍駒河金史地理志。臨潢府長泰縣北。有龍駒河。長泰廢縣。在故臨潢城東。宋薛映記所謂長泰館是也。西出。舊居山前者。皆不欲往。偽署六院節度使伊喇鄂斡殺薩巴。執楞華善等。自為都元帥。擁衆東還。至臨潢府東南新羅寨。東京留守曹國公烏嚕使伊喇扎巴舊作移剌扎八。今改招之。鄂斡已約降。而扎巴見鄂斡兵衆彊盛。車帳滿野。意

其可以有成。反說之曰。我之始來。以汝輩不能有爲。今觀兵勢彊盛如此。汝等欲如羣羊爲人所驅去乎。將欲待天時乎。若果有大志。吾亦不復還矣。于是鄂斡決意不降。遂攻臨潢圍之。衆至五萬。

秋七月。金主亮遷都于汴。

金大括馬于諸路。

先是。調馬于諸路。以戶口爲差。計五六十萬匹。仍令戶自養以俟。至是又大括羸馬。官至七品。聽留一匹。等而上之。并舊籍民馬。其在東者給西軍。在西者給東軍。交相往來。晝夜絡繹不絕。死者狼籍于道。其亡失多者。官吏懼罪。或自殺。所過蹂踐民田。調發牽馬夫役。詔河南州縣所貯糧米以備大軍。不得他用。羸馬所至。當給芻粟而無可給。有司以爲請。金主亮曰。北方比歲民間儲畜尚多。今禾稼滿野。羸馬可就牧田中。借令再歲不穫。亦何傷乎。于是國

內騷然盜賊蠭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有以盜賊事聞者亮輒杖而黜其官太醫使祈宰字彥輔江淮人上疏諫南侵亮殺之由是羣臣不敢言

金主亮大殺宋遼宗室之在其國者凡百三十餘人

遣樞密都承旨徐嘉如金至盱眙金人却之乃還

先是遣周麟之字茂振海陵人賀金遷都麟之憚金辭行坐免遂以嘉代之嘉至盱眙金主亮使韓汝嘉就境上止之曰朕始至此比聞北方小警欲復歸中都無庸來賀也嘉乃還

八月宿遷人魏勝字彥威淮陽軍宿遷人起兵復海州詔以勝知州

事。

勝多智勇。應募爲弓箭手。居山陽。及金人籍諸路民爲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金知海州事高文富遣兵捕勝。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文富閉門固守。勝令城外張旗幟。舉烟火爲疑兵。又使人向諸城門。諭以金人棄信背盟。無名興兵。及本朝寬大之意。城中人聞。卽開門。獨文富與其子安仁。率牙兵拒之。勝殺安仁及州兵千餘。擒文富。民皆安堵如故。勝遣人諭朐山。（後周縣。明省入海州）懷仁。（東魏縣。故城在今海州贛榆縣。）沭陽。（東魏縣。今屬海州。）東海。（注見前）諸縣皆定之。乃蠲租稅。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爲五軍。紀律

明肅部分如宿將勝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響應旬日得兵數千勝將董成率所部千餘人直入沂州殺金守將及軍士三千餘衆悉降得器甲數萬金遣蒙古鎮國以兵萬餘取海州抵州北二十里新橋勝帥兵迎之設伏于隘陣以待衆殊死戰伏發金兵大敗殺鎮國馘千人降三百人軍聲益振山東之民咸欲來附勝傳檄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沂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砦首滕暴告急于勝勝提兵往救之陳于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赴砦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毆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勝知其爲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開復闘戰移時身被數十槍冒刃出圍金兵追之馬中矢踣步而入砦無敢當者金人又急攻絕其水砦中食乾糒殺牛馬飲血金人攻益急周山爲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間出砦趨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分兵四面攻之勝募士

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金兵多死傷遁去。蒼山。在山東沂州府蘭山縣東。

以成閔為京湖制置使。

金完顏亮弑其太后圖克坦氏。九月。遂大舉入寇。亮本金朝亂賊且是年金世宗即位故變例書入寇

圖克坦后聞亮欲南侵。數諭止之。亮不悅。每謁見還宮。必忿怒。人不知其故。及至汴。后居寧德宮。使侍婢高福娘問亮起居。亮幸之。因使伺后動靜。凡后所為。事無大小。福娘夫特默格。舊作特末哥。今改。後仿此。教福娘增飾其言以聞。及契丹反。樞密使布薩瑚圖克往討。辭謁后。后謂曰。國家世居上京。既徙中都。今又至汴。復將興兵涉江淮伐宋。疲弊中國。我嘗止之。不見聽也。契丹事復如此。奈何。

福娘以告亮。亮意謂后嘗養鄭王充本名錫圖美宗幹之子。太祖之孫。按錫圖美。舊作神土懣。今改。後仿此。爲子。充四子皆成立。恐瑚圖克將兵在外。或有異圖。乃召點檢大懷忠等使弑后。且指名后左右數人。皆令殺之。后方摴蒲。懷忠等至。令后跪受詔。后愕然。方下跪。尚衣局使華特默舊作虎特末。今改。後仿此。從後擊之。仆而復起者再。高福娘等縊殺之。并殺其左右數人。亮命焚后于宮中。棄骨于水。并殺鄭王充子塔納舊作檀奴今改。後仿此。阿里布舊作阿里白。今改。後仿此。等二人。遂召瑚圖克等還。皆殺之。封高福娘爲鄭國夫人。以特默格爲澤州刺史。又以尚書令張浩左丞相蕭玉諫伐宋。杖而釋之。自是莫有敢諫者。遂分諸道兵爲三十二軍。置左右大都督

及三道都統制府以總之。以璸都（錫斡之子。後改名昂。按璸都。舊作奔睹。錫斡舊作斜斡。今改。後仿此。）為左大都督。李通副之。赫舍哩良弼（耀發川人。舊作回怕川。今改。後仿此。）為右大都督。富埒琿副之。蘇保衡（字宗尹。雲州天成人。）為浙東道水軍都統制。完顏鄭嘉努（舊作鄭家。今改。後仿此。）副之。由海道趨臨安。劉萼（大興宛平人。）為漢南道行營兵馬都統制。進自蔡以瞰荊襄。圖克坦喀齊喀（上京蘇海水人。按喀齊喀。舊作合喜。蘇海。舊作速蘇海。今改）為西蜀道行營兵馬都統制。由鳳翔取大散關。駐軍以俟後命。左監軍圖克坦貞別將兵二萬入淮陰。九月。亮召諸將授方畧。賜宴尚書省。命皇后圖克坦氏與太子光英居守。張浩。蕭玉。敬嗣暉留治省事。亮戎服乘馬。具裝起行。妃嬪皆從。衆六十萬。號百萬。氈

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李通造浮梁于淮水之上。將自清河口入淮東。遠近皆震。

金人攻黃牛堡。（在漢中府鳳翔縣東北。）吳璘等敗之。遂復秦隴洮三州。

金圖克坦喀齊喀將五千騎。扼大散關。遊騎攻黃牛堡。守將李彥堅告急。人情洶洶。制置使王剛中跨一馬。馳二百里。至吳璘營。起璘于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臥。璘大驚。即馳至殺金平。駐軍青野原。（在漢中府略陽縣北。）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以援黃牛。剛中又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大集。李彥堅以神臂弓射金師。卻之。璘遣別將彭青至寶雞渭河。夜刦橋頭

寨。在鳳翔府寶雞縣南。渭河自隴州流入。有寨跨其上。故名。破之。又遣劉海復秦州。

彭青復隴州。曹休復洮州。金師既退。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燾歎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 李燾字仁甫。眉州丹稜人。

劉錡遣兵復泗州。

高平人王友直字聖益。博州高平人。考宋史地理志。博州有高唐博平。無高平。高平乃澤州縣也。列傳疑有悞。起兵復大名。遣使入朝。

友直父佐。以材武稱。友直幼從父諳兵法。志復中原。聞金亮渝盟。乃結豪傑。謂之曰。權所以濟事。權歸于正。何害于理。即矯制自稱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以其徒王任為副使。徧諭州縣勤王。未幾。得眾數萬。制為十三軍。置統制等官以統之。進攻大名。一鼓而克。撫定眾庶。諭

以紹興年號遣人入朝奏事已而自壽春來歸詔以為忠義都統制

冬十月金人圍海州魏勝李寶合擊大敗之

亮渡淮慮勝覘其後分軍數萬圍海州會李寶帥舟師由海道將拒敵于膠西（隋縣元于此置膠州明省縣入州今州屬山東萊州府）勝遣人邀之寶遡風至東海慷慨厲士赴援與勝同擊金兵于新橋（在海州北）敗之勝還守北關（方輿紀要在海州北宋時築此據險戍守）金兵逼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踰時乃少遣士出憑險隘擊之金人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襲關後欲過砂堰（在海州東北）圍城為營勝先已據堰壽以單騎逐金騎于東門外大聲叱之皆駭散翌早

乘昏霧四面薄城急攻勝竭力捍禦金兵不能前乃拔砦走

金人渡淮劉錡進軍楚州以拒之

劉錡兵至揚州建大將旗鼓軍容甚肅以兵駐清河口扼金師金人以氊褁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金人自渦口渡淮錡次于淮陰列兵運河岸以扼之

金人立曹國公烏嚕為帝于遼陽更名雍是為金世宗

亮自發汴京將士在道多亡歸者和碩舊作曷蘇館今改正方輿紀要遼置以處熟女真金改路置節度使後廢故城在蓋州東南考蓋州今奉天府蓋平縣是路明安完顏福壽高忠建盧萬家博索舊作婆速又作婆娑今並改路故城在今奉天府鳳凰城東總管默音洛索子舊作謀衍今改正東京穆昆金桂舊作金住今改

正等始受甲于大名即舉部亡歸從者至二萬餘皆公言于路曰我輩今往東京立新天子矣時東京留守烏嚕性仁孝沉靜明遠衆心歸之亮嘗使穆哩庫舊作謀良虎按此與金初别名宗雄之穆哩庫另是一人圖淮北諸王烏嚕聞而憂懼會故吏琫爾錦舊作六斤今改正自汴還具言金主殺母等事且曰將遣使害宗室兄弟矣烏嚕益懼謀于其舅與元少尹李石字子堅遼陽人石勸烏嚕先殺副留守高存福烏嚕遂執存福將殺之適福壽等以軍入東京乃共殺存福等烏嚕遂御宣政殿即位大赦改元大定下詔暴揚亮罪惡數十事追尊鄂爾多爲帝廟曰睿宗

劉錡將王權軍潰于昭關錡引還揚州金完顔亮入廬州

高宗平日畏金幾如嬰兒之善怖何以一旦能決策親征蓋爾時勁旅南來危在旦夕航海計既不行勢已有進無退而前此平江之役諸將頗以捷聞因復冀僥倖于萬一非眞迫于建王康伯之言也然虛憍之氣不久即消金師返旆而三詔討旋罷曾謂高宗

錡遣都統王權措置淮西。權不從錡節制。聞金兵大至。即棄廬州。退屯昭關。不戰而潰。錡聞之。遂自淮陰退還揚州。亮入廬州。權自昭關退保和州。已而金人陷眞州。統制邵宏淵逆戰。敗走。王權尋退屯采石。金亮遂入和州。

吳拱成閔遣兵復唐鄧諸州。

帝親征。詔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壽人。參謀軍事。

帝聞王權敗。詔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陳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

有發憤自强之一日哉

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帝從之以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贊軍事尋以楊存中爲御營宿衛使

詔吳璘出兵漢中璘遂復商虢州

李寶大破金人于陳家島（在膠州海中）殺其將完顏鄭嘉努

寶既解海州之圍遂與其子公佐引舟師至膠西石臼島（在膠州南海中海防考濱海要衝有膠州石臼等所及海中之陳家島諸處）敵舟已出海口泊陳家島相距僅一山時北風盛寶禱于石臼神風自柂樓中來如鐘鐸聲衆咸奮引舟握刃待戰金操舟者皆中原遺民遙見寶船紿敵兵入舟中使不知王師

猝至風駛舟疾過山薄敵鼓聲震蕩海波騰躍敵大驚掣矴舉帆帆皆油纈彌亘數里風浪捲聚一隅窘束無復行次寳命火箭射之烟焰隨發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寳叱壯士躍登舟以短兵擊殺之降其衆三千餘人斬其將完顏鄭嘉努等六人擒倪詢等上于朝獲其統軍符印與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餘物衆不能舉者悉焚之火四晝夜不滅

金人破揚州劉錡遣兵拒于皂角林（在揚州府江都縣南）大敗之

錡以舟渡眞揚之民于江南留屯瓜洲金人來爭錡命步將吳超員琦王佐等拒之于皂角林錡陷重圍下馬死戰佐以步卒設伏林中金人既入張弩俄發金人以

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稍引去。追擊大破之。斬其統軍高景山

十一月。召張浚判建康府。

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上疏極言浚忠藎。帝悟。乃詔復官。判建康。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時金兵充斥。浚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盛。焚采石。烟焰張天。慎毋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遂乘小舟徑行。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

編管王權于瓊州。以李顯忠代將其軍。

金人侵瓜洲。葉義問使中軍統制劉汜錡之姪。禦之。敗績。義問走建康。

時劉錡病甚求解兵柄留其姪中軍統制汜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李横以八千固守詔錡還鎮江專防江于是盡失兩淮之地金人攻瓜洲汜以克敵弓射卻之葉義問至鎮江見錡病劇以李横權錡軍遂督兵渡江衆以爲不可義問彊之汜請出戰錡不從汜拜家廟而行金人以重兵逼瓜洲汜先退李横以孤軍不能當亦卻失其都統制印横左軍統制魏俊右軍統制王方死之横汜僅以身免錡聞汜敗因憤悶疾益甚義問聞之乃遣陸趨建康市人皆媟罵之

虞允文大敗金軍于采石完顏亮趨揚州

亮築臺江上自披金甲登臺殺黑馬以祭天以一羊一

家投于江中。召璮都等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富埒繹曰。臣觀宋舟甚大。我舟小而行遲。恐不可濟。亮怒曰。爾昔從梁王追趙構入海島。豈皆大舟邪。誓明日渡江。晨炊玉麟堂。卽毓麟堂。在和州橫江之濱。先濟者與黃金一兩。亮置黃旗紅旗于岸上。以號令進止。時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軍士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召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誥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受其咎邪。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為五。其二並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

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已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之間。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官軍。軍小却。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之背曰。汝膽畧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允文軍以海鰌船衝敵舟。皆平沈。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金兵還和州。凡不死于江者。亮悉敲殺之。會報曹國公已即位于東京。改元大定。亮撫髀歎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非天乎。因出其素所書。取一戎衣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羣臣。遂召諸將帥謀北還。且

分兵渡江。李通曰陛下親征深入異境無功而還若衆散于前敵乘于後非萬全計若留兵渡江車駕北還諸將亦將解體今燕北諸軍近遼陽者恐有異志宜先發兵渡江斂舟焚之絕其歸望然後陛下北還南北皆指日而定矣亮然之允文知亮敗明當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縋上流別遣盛新以舟師截金人于揚林河口（在和州東今日楊林渡）明旦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敗焚其舟三百敵遣僞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權因退師已寘憲典新將李顯忠也願快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其龍鳳舟斬梁漢臣（勸亮渡江者）首及造舟者二人率軍趨揚州使符寶郎耶律黙達

舊作没荅。今改從後仿此。護神果軍扼淮渡。凡自軍中還至淮上。無都督府文字。皆殺之。

劉錡罷。以成閔。李顯忠。吳拱。爲兩淮京湖三路招討使。顯忠至采石。虞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萬六千與之。允文遂還京口。時敵屯重兵滁河。今曰後河。源出黃山。逕和州西北。與滁州分界。東南至六合縣入江。造三牐。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集京口。凡二十餘萬。允文以戰艦數少。不足用。聚材改治之。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鎮名。在江寧府句容縣北。爲援。且謁劉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

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以疾篤召還。提舉萬壽觀。詔以閎等爲招討使。閎淮東。顯忠淮西。拱湖北京西。

金完顏亮爲其下所殺。

亮至瓜洲。居于龜山寺。虞允文與楊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有一將跪奏南軍有備。不可輕。願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杖之五十。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驍騎噶山舊作高僧今改欲誘其黨以亡。事覺。亮命衆刃剉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富僧章京。穆昆之副舊作蒲里衍今改富曾章京亡者殺其穆昆。穆昆亡者殺其明安。明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危懼。亮又

令軍中運鴉鶻船于瓜洲。期以明日渡江。敢後者死。衆欲亡歸。乃決計于浙西都統制耶律元宜。本名阿里。一名伊特年。父愼思。賜姓完顏。按阿里。舊作阿列。伊特年。舊作移特輦。今改。後仿此。及明安唐古烏延。舊作唐括烏野。今改。後仿此。且日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卽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元宜然之。乃期詰旦衞軍番代卽行事。黎明。元宜等帥諸將以衆薄亮營。亮聞亂。意宋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亮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近侍大慶善舊作大慶山今改曰。事急矣。當出避之。亮曰。走將安往。方取弓。已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哈塔斡喇布。舊作納合斡魯補。今改。後仿此。先刃之。手足猶動。遂縊殺之。軍士攘取行營服用皆盡。乃取驍騎指揮使大磐

衣巾。裹其尸焚之。收其妃嬪。及李通郭安國。圖克坦永年梁珫大慶善等。皆殺之。元宜自爲左領軍副大都督。使人殺太子光英于汴。退軍三十里。遣人持檄詣鎭江軍議和。於是金軍在荆襄兩淮者。皆拔寨北還。史臣曰。完顏亮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欲爲君。則弒其君。欲圖鄰。則弒其母。欲奪人之妻。則使之殺其夫。三綱絕矣。何暇他論。至于屠滅宗族。剪刈忠良。婦姑姊妹。盡入嬪御。卒之戾氣感召。身由惡終。使天下後世。稱無道主。以亮爲首。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十二月。成閔李顯忠收復兩淮州郡。

帝如建康。

張浚至建康。即具行宮儀物。請車駕臨幸。帝從之。帝至建康。張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浚起復

用風釆隱然軍民皆倚爲重。

金主入燕。

壬午三十二年。金大定二年。春。正月戊辰朔。日食。

山東人耿京起兵復東平。遣其將辛棄疾字幼安。齊州人。來朝。

完顏亮死。中原豪傑並起。山東人耿京據東平。自稱天平節度使。以齊州人辛棄疾掌書記。棄疾勸京來歸。京遣棄疾奉表詣行在。帝大喜。厚賚之。以京知東平府。

金遣使來聘。

金主下令散南征之衆。以高忠建爲報諭宋國使。且告即位。

二月。以虞允文爲川陝宣諭使。

允文還朝。帝慰藉嘉嘆。謂陳俊卿曰。允文朕之裴度。及是陛辭言金亮既誅。新主初立。彼國方亂。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伸。帝以為然。允文至蜀。遂與吳璘經畧中原。

帝還臨安。

時將祔欽宗于太廟。帝還臨安。謂張浚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御史吳芾字明可台州仙居人。言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畧淮甸。大駕宜留。以繫中原之望。若還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接。不從。

金以張浩為尚書令。

金主嘗謂宰相曰。進賢退不肖。宰相之職也。有才能高

于己者。或懼其分權。往往不肯引置同列。朕甚不取。卿等毋以此爲心。時有近侍進言欲罷科舉者。金主問浩日。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日。有之。日。誰歟。浩日。秦始皇。金主顧近侍日。豈可使我爲秦始皇。事遂寢。

閏月。祔欽宗主于太廟。

吳璘復大散關。分兵和尚原。金人走寶雞。

璘遣兵復河源州。及積石鎮戎軍。遂復大散關。

太尉威武節度使劉錡卒。謚武穆。

錡以劉汜敗。發怒。嘔血數升。至是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亮之南下也。令有敢言錡姓名者斬。校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名姓以對。其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亮日。吾自當之。惜錡以疾不能成功。齎恨而沒。

耿京將張安國殺京以降金。辛棄疾還。執安國送臨安。斬

之。

張安國殺京降金。辛棄疾還至海州。與衆謀曰。我緣主帥來歸朝。不期事變。何以復命。乃約李寶統制王世隆等。徑趨金營。即帳中縛安國。獻于臨安。斬之。詔授棄疾江陰僉判。棄疾獻議恢復。持論勁直。不為迎合。衆壯之。

吳璘復德順軍。宋置。治隴干。故城在今平涼府靜寧州。及環州。注見前。璘遣姚仲取鞏。王彥屯商虢陜華。惠逢取熙河。或久攻不下。或既得復失。竟無成功。仲舍鞏攻德順。踰四旬不克。璘以李師顏代之。遣子挺節制軍馬。挺與金人戰于瓦亭。大敗之。擒其千戶耶律糾堅舊作九斤。今改。後倣此。等百三十七人。金人懲其敗。悉兵趨德順。璘自將往督師。先壁

海陵之兵非緣南朝驕慢所致高宗于是方明言卑辭屈已之無益而以正名

于險且治夾河戰地璘至城下守陴者聞呼相公來觀望咨嗟矢不忍發璘按行諸屯斬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進金銳卒空壁躍出突璘軍璘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百至暮璘忽傳呼某將戰不力人益奮搏金人大敗遁入壁黎明師再出金人堅壁不動會大風雪遂拔營去凡八日而克璘入城市不改肆父老擁馬迎之璘又遣嚴忠取環州遂還河池時姚仲等又復蘭會熙鞏等州及永安軍（宋陝西諸路無永安軍當作永興）

遣起居舍人洪邁（字景盧皓季子）使金

金高忠建至臨安議遣使報聘且賀即位工部侍郎張闡（字大猷永嘉人）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

畫境爲辭豈闇于前而明
于後哉蓋因傳位之意已
決舉艱鉅以貽之孝宗故
毅然言之而無所顧忌耳
其曰向日講和之有所爲
而爲特藉以解其前此恇
怯之耻所謂欲蓋彌彰耳

戰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遂遣洪邁充
賀登極使帝謂執政曰向日講和本爲梓宮太后雖屈
己卑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絕宜正名畫境朝儀
歲幣當先定之邁乃奏接伴禮儀十有四事既而忠建
責臣禮及取新復州郡陳康伯以義折之乃止邁行書
用敵國禮帝手札賜邁曰祖宗陵寢隔濶三十年不得
以時灑掃祭祀心實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見歸必欲
居尊如故正復屈己亦何所惜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
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金閤門見國書不如式抑令于
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執不可金
鎖使館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邁張浩

不可。乃遣還。
夏。四月。金人復攻海州。鎮江都統張子蓋（字德高。俊從子。）及魏勝大敗之。
金人復遣烏珍（舊作五斤。今改。後仿此。）太師。發諸路兵三十餘萬攻海州。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勝軍饟道。勝擇勇悍士三千餘騎。拒于石門堰。（亦曰石闥堰。在海州西南。即石湫河上游也。）金軍不能進。逮夜始還。留千人備險隘。金兵十萬來奪。勝率衆鏖戰。殺數千人。餘皆遁去。勝還入城。無何。金兵環城圍數重。勝與郭蔚分兵備禦。或獨出擾之。使不得休息。又間夜發兵刦其營。或焚其攻具。既而金人併力急攻。勝告急于李寶。寶以聞。命張子蓋往援。進次石湫堰。（在石門堰

高宗于與金之役親履戎行心膽墮地還都以後痛定思痛復恐外患之乘亟亟內禪之典名為倦勤實欲逃禍益肅惰之入無事

南。今為鎮。金人陳萬騎于河東。子蓋率精銳數千騎擊之。統制張汜畧陣中流矢死。子蓋曰。事急矣。奮臂大呼。馳入陣。勝等繼之。殊死戰。金人大敗。擠溺石湫河死者半。圍遂解。

五月。金追廢完顏亮為海陵煬王。

蕭玉。敬嗣暉。許霖等。輔亮為虐。皆放歸田里。特黜格。及其妻高氏。伏誅。明年。追討亮弒熙宗罪。廢為庶人。

立建王瑋為皇太子。更名昚。音慎。

初。完顏亮南侵。兩淮失守。朝臣多勸帝退避。建王瑋不勝其憤。及帝下詔親征。瑋請帥師為前驅。直講史浩字直翁。明州鄞縣人。聞之。入言于瑋曰。皇子不宜將兵。因為草奏。請

不思退步遜位之舉猶是主和故智耳

扈蹕以供子職帝亦欲瑋徧識諸將遂命從幸金陵及還臨安帝欲遜位陳康伯密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詔以進帝從之瑋既立更名眘

六月罷三招討使

以李顯忠主管侍衛軍馬司成閔主管殿前衛司吳拱主管侍衛步軍司（顯忠陰結金都統蕭琦為內應請出師欲自宿亳趨汴由汴京以通關陝關陝既通則鄜延一路孰知顯忠威名必皆響應且欲起其舊部數萬以取河東會詔罷兵乃止）

追封子偁為秀王

詔集議子偁封爵戶部侍郎汪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定其稱曰太子本生之親議人內降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王謚安僖母張氏為王夫人

帝傳位於太子。自稱太上皇帝。皇后稱太上皇后。太子即位。大赦。是爲孝宗。

帝降手札。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后稱太上皇后。退居德壽宮。帝服袍履步出祥曦門。冒雨掖輦以行。及宮門弗止。上皇麾謝再三。且令左右扶掖以還。顧謂羣臣曰。付託得人。吾無憾矣。

帝朝太上皇於德壽宮。

帝五日一朝。太上皇不許。自是月四朝。

以龍大淵爲樞密副都承旨。曾覿字純甫其先汴人。幹辦皇城司。

二人帝潛邸內知客也。尋以大淵知閤門事。覿同知閤門事。

詔中外臣庶陳時政闕失。
監南嶽廟朱熹封事首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必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金于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間。國富兵彊。視吾力之彊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

秋。七月召張浚入朝以為江淮宣撫使封魏國公。

帝手書召浚入見浚至帝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因賜之坐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錯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讐自服帝悚然曰當不忘公言加浚少傅魏國公宣撫江淮浚見帝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恢復欲遣舟師自海道擣山東命諸將出師掎角以向中原翰林學士史浩以潛邸舊臣時預樞密議欲城釆石瓜洲浚言不守兩淮而守江是示敵以削弱怠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浩不悅遂與有隙凡浚所規畫浩必沮之

孝宗初政即復用張浚可謂銳于任賢誠能專心委畀或贊成恢復亦未可定顧以浩為潛邸舊臣使預機[illegible]之議與浚意見[illegible]多方掣肘寖至[illegible]誤國不亟于相人主用人可不慎哉

竟無成功。

追復岳飛官以禮改葬。

官其孫六人。初飛死。獄卒隗順負其屍葬之九曲叢祠至是懸賞購其瘞。順子告于官而改葬之。墓在今錢塘縣棲霞嶺下。

八月以史浩參知政事九月罷川陝宣諭使虞允文

浩上言官軍西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若兵宿于外去川口遠則敵必襲之朝廷遂欲棄三路允文上言恢復莫先于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郡又係于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成階利害至重不可不慮于是允文罷知夔州以王之望代之

故遼人伊喇鄂斡稱帝。金將布薩忠義本名烏哲。上京博洛科河人。按烏哲。

舊作烏者。博洛科河。舊作拔盧古河。今改。後倣此。討平之。

鄂斡稱帝。改元天正。兵勢大張。往討者多爲所敗。金主遣右副元帥默音討之。遇于長濼。方輿紀要。即遼饒州長樂縣。在臨潢西南。鄂斡大敗。率衆西走。默音復追敗于霧淞河。在臨潢西南。鄂斡去攻懿州。注見前。金師久無功。布薩忠義自請行。乃以爲右副元帥代默音。忠義及赫舍哩志寧。本名薩哈連。上京和坦人。按薩哈連。舊作撒合輦。和坦舊作胡塔安。今改。後倣此。追擊之。至裊嶺。亦作裊嶺。在臨潢西南。西陷泉。金史地理志。臨潢府有陷泉。國言曰垺綳吉。按垺綳吉舊作落孛魯。今改。後倣此。大敗之。鄂斡以數騎僅免。收合散卒萬餘入奚部。其黨多降。鄂斡自知勢窮。北走沙陀。其徒執之。獻于右都監完顏思敬。送中都斬之。其黨悉平。惟扎巴不服。頗爲邊患。

金人苦之。

冬十一月。金以布薩忠義爲都元帥。赫舍哩志寧副之。

金主以宋不稱臣。乃詔忠義總戎事。居南京。節制諸軍。復令志寧駐軍淮陽。忠義將行。金主諭之曰。宋若歸侵疆。貢禮如故。則可罷兵。忠義至汴。簡閱士卒。分屯要害。

十二月。詔宰相復兼樞密使。

詔吳璘班師。

金以重兵扼鳳翔。爭吳璘新復十三州三軍。璘亟馳德順以備之。已而金防禦使富察世傑。本名阿爾山。和碩館阿多固河人。從遼陽按阿爾山舊作阿撒。阿多固河舊作斡篤河。今改。後仿此。率師十萬來攻。璘力戰拒之。時議棄三路。遂詔璘班師。明年正月。璘得詔。寮屬交諫曰。將在軍。君命有

所不受。此舉所係甚重。奈何退師。璘知朝論主和。乃曰。璘豈不知此。顧主上初政。璘握重兵在遠。有詔。璘何敢違。遂退師。還河池。金人乘其後。璘軍亡失者三萬三千。部將數十人。連營痛哭。聲振原野。于是秦鳳熙河永興三路。新復十三州三軍。皆復爲金取。旣而虞允文自川陝還。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且以笏畫地。陳棄地利害。帝曰。此史浩誤朕也。故允文知太平。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八十八

宋

孝宗皇帝

帝名昚。本名伯琮。更名瑗。又更名瑋。後定名昚。太祖六世孫子偁之子。太祖少子秦王德芳。生英國公惟憲。惟憲生新興侯從郁。從郁生華陰侯世將。世將生慶國公令譮。令譮生子偁。是爲秀王。母張氏。高宗建炎元年。生帝于秀州。子偁官嘉興丞。生帝于杉青牐之官舍。紅光滿室。如日正中。杉青牐今日杉青堰。在嘉興府秀水縣東北。高宗無子。選育宮中。事具前。後遂立爲皇太子。受內禪即位。

癸未 隆興元年。金大定三年。春正月。以史浩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先是詔議應敵定論。洪遵。字景嚴。皓仲子。金安節。字彥亨。休寧人。唐文

孝宗初召張浚嚮用之意甚殷既曰倚魏公如長城又曰雖乞去之章日上朕決不許賜書又有須與卿終之之語若深相倚任者何以福州之命去之曾無難色及虞允文宣撫四川且戒以無效張浚迂闊又

若（字立夫。眉山人。庚之子。）相繼論列。宰執獨無奏。帝以問浩。浩奏。先為備禦。是謂良規。儻聽淺謀之士。興不教之師。寇去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斂兵而遁跡。謂之恢復得乎。既而浩獻策。以布衣李信甫為戶部員外郎。齎蠟書間道往中原。招豪傑之據有州郡者。許以封王世襲。其所措置。止此而已。（考此條。續綱目係于張浚遣邵宏淵等出師條下。今依宋史史浩本傳。改輯于此）

以張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開府建康。

先是浚薦陳俊卿為宣撫判官。帝召俊卿及浚子栻。（字敬夫。）赴行在。浚附奏。請帝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壖。以為吳璘聲援。帝見俊卿。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遂有是命。（浚開府江淮。參佐皆

若夙所憎疾者然何前後牙府若此蓋其始不過博取恢復美名藉以虛張聲勢後覺事難成遂無所顧惜其情遂不覺流露直是無定見耳

一時之選。栻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及入奏事。因進言曰。陛下上念祖宗之讐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于中。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卽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使無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大異之。

三月。金人以書徵海泗唐鄧商州之地及歲幣。

先是。金人十萬衆屯河南。聲言規取兩淮。及是。赫舍哩志寧以書抵張浚。欲凡事一依皇統以來故約。不然。請會兵相見。且遣富察圖們舊作蒲察徒穆。今改。後倣此。大周仁屯虹縣。唐縣。今屬江南鳳陽府。蕭琦屯靈壁。本零壁鎮。宋置縣。改靈壁。今屬鳳陽府。積糧修城。爲南攻計。

以辛次膺字起季。萊州人。同知樞密院事。

初。次膺爲右正言。力諫和議。爲秦檜所怒。流落者二十

年帝卽位召爲中丞次膺每以名實爲言多所禆益帝呼其官而不名若成閔之貪饕湯思退之朋比葉義問之姦罔皆被論罷每章疏一出天下韙之渡江以後直言之臣稱次膺爲首未幾遂參知政事

夏四月張浚使李顯忠邵宏淵分道出師

帝銳意恢復張浚入見乞卽日降詔幸建康帝以問史浩浩力陳不可及退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辨論于殿上浚因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且謂金人至秋必爲邊患當及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渡淮三省樞密院不預聞會顯忠宏淵亦獻擣虹縣靈璧之策帝命先圖二城浚乃遣顯忠

陳康伯非主和之人于史浩本不同臭味浩之入對將康伯與浚並從譏毀心曲可知則所謂焉用相爲之語正欲激之同去姑以𢾭相倚重之言餂之耳居心叵測若此豈特鄙夫不可與事君哉

出濠州趨靈壁宏淵出泗州趨虹縣

五月。史浩免。

省中忽見邵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預聞。焉用相爲哉。不去何待。入對。因奏陳康伯欲納歸附人。臣恐他日必爲子孫憂。張浚銳意出師。若一失之後。恐陛下不得復望中原。因力丐免。侍御史王十朋。字龜齡。溫州樂清人。論浩懷姦誤國等八罪。遂罷浩知紹興府。王十朋再疏。謂紹興密邇行都。浩嘗爲屬吏。藏穢章聞。何顏復見其吏民。遂改與祠。

李顯忠復靈壁。遂會邵宏淵復虹縣。金將士多降。

顯忠自濠梁渡淮。至陡溝。在鳳陽府靈壁縣南。澮水之支流也。金右翼都

統蕭琦用拐子馬來拒顯忠與之力戰遂復靈壁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于是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富察圖們大周仁皆出降宏淵恥功不自已出會有降千戸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未幾蕭琦復降于顯忠

張浚渡江李顯忠大敗金人復宿州

顯忠兵傅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大敗其衆追奔二十餘里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眞關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爲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將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殿後趣之始渡濠登城城中

巷戰。又擒斬數千人。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捷聞。帝手書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既而宏淵欲發倉庫犒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詔以顯忠爲淮南京東河北招討使。宏淵副之。

帝率羣臣詣德壽宮上壽。

天中節也。歲以爲常。

李顯忠邵宏淵之師潰于符離。注見前。

金赫舍哩志寧自睢陽引兵攻宿州。李顯忠聞志寧軍止萬人。心易之。顯忠曰。當令十八人執一人。日與降人置酒高會。考續綱目于此下作顯忠擊御之。今採金史赫舍哩志寧傳改輯。會金博索舊作孛撒。今改。後仿此。復自汴率步

騎十萬來薄城下。列大陣。顯忠謂宏淵併力夾攻。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統制李福。統領李保。各以所部退避。顯忠皆斬以徇。而金兵大至。顯忠用克敵弓射卻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于清涼。且猶不堪。況烈日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鬬志。諸將各遁。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揚言敵兵至。與邵世雍。劉侁。各以所部兵遁。繼而統制左師淵。統領李彥孚。亦遁。顯忠移軍入城。統制張訓通。張師顏。荔澤。張淵等。以顯忠宏淵不協。皆遁去。金人乘虛復來攻。顯忠竭力捍禦。斬首二千餘。城東北角金兵已上。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始退卻。顯忠嘆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敵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儻我兵不返。恐不測生變。顯

張浚誤遣邵宏淵既無擇將之明迨宿州甫下金人來攻復不預籌策應委孤城于兩將而已及遠處于相距四百里之盱眙身任總戎竟若置身局外及聞兵潰遽還揚州惟以自劾了事于兩將罪狀不爲分別重輕轉致李顯忠安置遠州邵宏淵仍爲統制厥罰失平浚復默無一語符

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嘆曰。天未欲平中原邪。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時張浚在盱眙。顯忠往見浚納印待罪。周密齊東野語，近見四朝史張浚傳云。符離軍潰，浚方鼻息如雷。此是心學。蓋取萊公紀事中意。據密之說，亦以四朝史爲未可信也，而後人舉此以詆浚者。紛紛不一。考符離師潰浚時方在盱眙。相去幾四百里。鼻息如雷之說。何從附會。即此四朝史之妄。不辨可知矣。今附駁于此。浚以劉寶爲鎮江諸軍都統制。乃渡淮入泗州。撫將士。遂還揚州。上疏自劾。初。廣漢蘇雲卿。與張浚爲布衣交。紹興間結廬南昌之東湖。灌園自給。人稱曰蘇翁。浚爲相。屬洪州帥及漕。禮致之。帥漕易服爲二客。往見翁。即其鄉里。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何如人也。曰。賢人也。第長于知君子。短于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在帥漕因出金幣書函。具道浚意。雲卿佯期以詰朝上謁。比往迎。則已遁矣。及是符離師

離之敗論者歸咎于浚固非刻責也

清議者稱雲卿先見。且以其言爲浚定論云。

六月。庚申朔。日食。

貶張浚爲江淮宣撫使。安置李顯忠于潭州。考宋史孝宗紀。顯忠先貶節副。謫筠州。再貶團副。謫潭州。續綱目混合爲一。今依顯忠本傳。歸重再貶。書潭州。

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帝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爲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字元功。贛州石城人。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爲大勢。修滁州關山。即石駞山。在滁州西北。清流關之北口也。以扼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飭兩淮守備。

帝復召浚子栻入奏事。浚附奏曰。自古有爲之君。心腹

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輙掣肘。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帝覽奏謂栻曰。朕待魏公有加。雖乞去之章日上。朕决不許。帝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每遣使至督府。必令視浚飲食多寡。肥瘠如何。至是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講和。召湯思退爲醴泉觀使。奉朝請。而下詔罪已。于是尹穡字少稷。兖州人。居玉山。附思退。劾浚。遂降授浚特進樞密使。充宣撫治揚州。顯忠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而邵宏淵仍前建康都統制。後朝廷知其故。復顯忠太尉。奉祠。宏淵尋貶靖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

辛次膺罷。

次膺以疾祈免且奏曰王十朋雖上親擢天下皆知臣薦其賢湯思退召將至亦知臣嘗疏其姦遂罷奉祠陛辭帝甚惜其去次膺奏曰臣與思退理難同列帝曰有謂思退可用者次膺曰今日之事恐非思退能辦思退固不足道竊恐有悞國家耳

秋七月以湯思退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思退復相諫議王大寶（字元龜其先由溫陵徙潮州）論之不報

八月復以張浚都督江淮軍馬

陳俊卿以浚降秩從治上疏曰若浚不用宜別屬賢將如欲責其後效降官示罰可也今削都督重權置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尚何後效之圖議

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爲社稷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効。疏入。帝悟。即復浚都督。浚遂以劉寶爲淮東招撫使。

金人復以書徵地及歲幣。詔淮西安撫幹辦官盧仲賢報之。

赫舍哩志寧以書貽三省密院云。故疆歲幣如舊。及稱臣還中原歸附人。即止兵。不然。當俟農隙征戰。帝以付張浚。浚言金彊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時右相湯思退。秦檜黨也。急于求和。參政周葵字立義。常州宜興人。守自治之說。方出師渡淮。葵請對。謂不可輕舉。累數百言。及符離師潰。帝思其言。拜參知政事。葵始終守其前說。

續綱目作陳康伯。周葵。洪遵。皆上疏請和。考宋史三人傳。俱未嘗請和。惟葵守自治之說而已。續綱目不可

從今改輯。工部侍郎張闡注見前。獨曰。彼欲和。畏我邪。愛我邪。直欲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乃遣盧仲賢持報書如金師云。海。泗。唐。鄧等州。乃正隆渝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于歲幣。固非所較。第兩淮凋瘵之餘。恐未如數。仲賢陛辭。帝勅以勿許四郡。而思退等命許之。張浚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不聽。既而命廷臣議金師所言四事。其說不一。帝曰。四州歲幣。可與。名分歸附人。則不可從也。

冬十月。立賢妃夏氏袁州宜春人。為皇后。

帝初納郭氏開封祥符人。為妃。生鄧王愭即莊文太子。慶王愷恭王惇即光宗。邵王恪而薨。夏氏生有祥徵。父協奇之。及長。

以資納于宮中。爲吳太后閤中侍御。太后以夏氏賜帝。至是立爲后。協既納女。資匱居貧。乃歸。客袁之僧舍。號執中與其妻至京。宮人諷使出之。擇配貴族。欲以媚后。后執中不爲動。他日后親爲言。執中以宋宏語對。后不能奪。執中既貴。始從師學。作大字頗工。復善騎射。帝聞其才。欲召用之。執中謝曰。他日無累陛下。保全足矣。人以此益賢之。

十一月。盧仲賢還。有罪。除名。遣審議官胡昉如金軍。仲賢至宿州。布薩忠義懼之以威。仲賢皇恐。言歸當禀命。遂以忠義遺三省密院書來上。其畫定四事。仍如志寧前書所言。帝大悔。張浚遣子栻入奏。仲賢辱國無狀。帝怒。遂下大理。問其擅許四州之罪。奪三官。尋除名竄郴州。而湯思退遽以王之望字瞻叔。襄陽穀城人。充金國通問使。

龍大淵副之。許割棄四州。求減歲幣之半。初。之望爲都督府參贊軍事。不欲戰。請入朝。因奏人主論兵。與臣下不同。惟奉承天意而已。竊觀天意。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我之不可絶淮而北。猶敵之不可越江而南也。移攻戰之力以自守。自守既固。然後隨機制變。擇利而應之。思退悅其言。故奏遣之。會右正言陳良翰。字邦彥。台州臨海人。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而復遣王之望。是金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四州也。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爲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于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然後行。未晚也。遂以胡昉爲金國通問所審議官。張浚亦力言金未可與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等。以禮物待命境上。而令胡昉先往。諭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如

必欲得四州則當追還使人罷和議矣。

詔廷臣集議和金得失召張浚還。

陳康伯等言金人通和朝廷遣盧仲賢報之其所論最大者三事我所欲者削去舊禮彼亦肯從彼所欲者歲幣如數我不深較其未决者彼欲得四州而我以祖宗陵寢欽宗梓宮爲言未之與也乞召張浚歸國特垂咨訪仍命侍從臺諫集議帝從之羣臣多欲從金人所請張浚及湖北京西宣諭使虞允文起居郎胡銓監察御史閻安中上疏力爭以爲不可與和湯思退怒曰此皆以利害不切于己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

以朱熹爲武學博士。

熹應召入對。言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不悅。除武學博士。後與洪适字景伯皓長子。論不合而歸。

十二月。陳康伯罷。以湯思退、張浚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浚仍都督江淮軍馬。

甲申二年。金大定四年。春正月。金人執胡昉。尋遣還。

昉至金。金人以失信執之。帝聞昉被執。謂浚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詔王之望以幣還。旣而璞薩忠義以書進金主。金主覽之曰。行人何罪。卽遣還。邊事令元帥府從宜措置。

自符離師潰孝宗心懷畏怯決計欲和及胡昉見執知和議之不足以止金師遂激而爲戰守之說而其中仍無定見也批示三省諸語雖似嚴切而不能奮發有爲終於空言無補且未幾而邊備撤和使遣思退誠秦檜不若孝宗之柔懦亦豈大遠於高宗哉

三月。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

初。湯思退恐和議不成。奏請以宗社大計。奏禀上皇而後從事。帝批示三省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議和。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續綱目此下即載王之望奏。及錢端禮言。考宋史張浚傳。之望奏。係于詔浚視師之後。湯思退傳。又係于命浚行邊之前。兩傳本屬牴牾。續綱目混合爲一。以浚之視師。專爲罷兵張本。敘次尤不明晰。今一依浚傳。以之望奏。改敘下罷浚條目內。俄詔浚行視江淮。時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爲險者。皆積水爲匱。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金人方屯重兵爲虛聲

金人方有符離之捷且屯據重兵軍威大振何至聞浚視師遽有撤兵之舉況淮北山東歸附之衆徒擁虛聲而契丹勢已衰微即應援何足為患則謂金人益懼特宋史誇飾之詞非當時實事也

脇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復視師。亟撤兵歸。于是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復以蕭錡契丹望族。沈勇有謀。欲令盡領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為應援。金人益懼。

夏四月。罷張浚判福州。

先是湯思退陽乞奉祠。陰謀去浚。遂令王之望等驛奏。兵少糧乏。樓櫓器械未備。人言委四萬衆以守泗州。非計。會戶部侍郎錢端禮亦言。兵食日增。調發不支。帝頗願以符離之潰為戒。　錢端禮字處和臨安人　惑之。至是思退又諷右正言尹穡論浚跋扈。且費國不貲。奏令張深守泗。不受趙廓之代。為拒命。復論督府參議官馮方。罷之。浚乃請解督府。詔以錢端禮王之望宣

兩淮爲南朝屏蔽縱使交好無嫌亦當勤修守禦何以和議未定邊備先除作此束手待命之狀乎總因湯思退祖述秦檜之故智以爲非是恐開罪於金人耳思退固無足責孝宗亦任其所爲豈非庸懦甚而

諭兩淮。而召浚還。端禮入奏。言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蓋詆浚也。浚留平江。凡八上疏乞致仕。帝察其忠。欲全其去。乃命以少師保信節度使判福州。右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皆坐罷。

六月。甲寅朔。日食。

秋。七月。撤兩淮邊備。

時湯思退急欲和好之成。遂罷築壽春城。散萬弩營兵。輟修海船。毀拆水匱。不推軍功賞典。後更撤海。泗。唐。鄧之戍。

八月。少師保信節度使魏公張浚卒。謚忠獻。

金世宗意在息兵邀時苟免向使乘其不備席捲長驅靖康之禍又將再見於目前矣

浚既去朝廷遂决棄地求和之議浚猶上疏言尹穡姦邪必誤國事或勸浚勿復以時事爲言浚曰吾荷兩朝厚恩久居重任今雖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栻杓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數日卒贈太保後帝思浚忠加贈太師浚幼有大志及爲熙河幕官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時與舊戍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畧之宜故一旦起自疏遠當樞筦之任悉能通知邊事本末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行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然才疎而果于自用量褊而闇于知人是以國事鮮濟師徒屢衂沒身有遺恨焉續綱目于終身不主和議下引宋史浚傳論云時以浚之忠大類漢諸葛亮比擬差過今節錄劉定之宋史斷兼採柯維騏宋史新編改輯

孝宗見張浚慷慨任事謂可倚以成功迨符離潰師便已奪氣至浚死而拱手稱姪驕驁乎率循建炎家法矣所稍異於高宗者此猶外耳屈而中未能甘高宗則俛首下心表裏如一耳

邱濬曰浚學雖正而術則疎謀雖深而機則淺原其心不可謂不忠于宋而考其行事有富平之敗淮西之變符離之潰區區江左奔敗之餘奄奄之氣僅續能堪此幾敗耶元揭傒斯以求南渡之不能復歸其罪于浚未可以爲非也。

遣宗正少卿魏杞字南夫壽春人使金。

湯思退奏遣杞如金議和書稱姪大宋皇帝某再拜奉書于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帝面諭杞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陳十七事擬問對帝隨事畫可陛辭奏曰臣將旨出疆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亟加兵帝善之兵部侍郎胡銓言敵不可和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而後爲快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不聽。

金以完顏守道本名錫里陳王希尹之孫。按此與八十一卷之錫里非一人。爲尚書右丞。

金主謂守道曰。卿等每奏皆常事。凡治國安民及朝政不便于民者未嘗及也。如此。則宰相之任。誰不能之。

九月。詔湯思退都督江淮軍馬。思退辭不行。

思退急欲求和。諷侍御史尹穡言乞置獄。取不肯撤備及棄地者二十餘人論罪。因擢穡諫議大夫。至是命思退都督江淮。固辭。乃以楊存中爲同都督

冬十月。詔輔臣晚對便殿。

詔曰。朕每聽朝議政。頃刻之際。意有未盡。自今執政大臣或有奏陳。宜于申未間入對便殿。庶可坐論。得盡所

思退以和議得幸惟恐出師有功多方沮撓其說國無異於秦檜之構高宗至陰遣人如金令以重兵脅和懷私賣國竟不知是何肺腑奸惡更浮於檜其罪尚可勝誅乎

聞期薨子治。

金兵復渡淮。十一月。魏勝拒戰于淮陽。敗績。死之。楚州破。

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造諭金以重兵脅和。金布薩忠義等。遂議渡淮。魏杞行次盱眙。忠義遣趙房長問杞所以來之意。求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授。房長馳白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之地。及歸附人。且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帝命盡依初式。許割四州。歲幣亦如其數。再易國書。忠義猶以未如所欲。遂與赫舍哩志寧分兵自清河口以攻楚州。都統制劉寶棄城遁。時勝奉詔專一措置清河口。金人乘間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欲侵邊。勝覘知之。帥忠義士

拒于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口入淮。勝欲禦之。劉寶戒以方議和不可。金兵軼境。勝帥諸兵拒于淮陽。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圖克坦克寧帥生兵至勝力戰。矢盡。依土阜爲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兵爲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楚州遂破。金兵尋入濠州。都統制王彥棄昭關走。滁州亦破。時魏杞雖已易書。帝怒金人反覆。詔以禮物犒督府師。杞奏金若如約。而金繒不具。恐格事機。乃行。已而帝用錢端禮言。復遣國信所大通事王抃。持周葵書如金師。得金帥報書以歸。杞乃渡淮。 續綱目以王抃如金師附載前使魏杞如金條後。與孝宗本紀敘次前後不合。今改輯于此。

以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

時諸軍各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于是

始更相爲援。朝議欲舍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

湯思退以罪竄永州。道死。

言者論其主和誤國之罪。遂落職。永州居住。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伏闕上書。論思退及王之望尹穡姦邪誤國。鉤致敵人之罪。乞斬三人以謝天下。併竄其黨洪适晁公武。字子止。鉅野人。而用陳康伯胡銓陳良翰王十朋金安節虞允文。王大寶陳俊卿黃中龔茂良。字實之。興化軍人。與張栻劉夙查籥字元章。海陵人。以濟大計。思退行至信州。聞之憂悸而死。

復以陳康伯爲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錢端禮簽書樞密院事。虞允文同簽書院事。

金兵渡淮。人情驚駭。時張浚已卒。皆望陳康伯相。乃自紹興召拜康伯力疾至闕下。詔子安節壻文好謙掖以見。減拜賜坐。間日一會朝。許乘肩輿至殿門。給扶升殿。非大事不署。帝又思允文之言。故并召而用之。

詔王之望勞師江上。閏月。金人逼揚州。之望以罪免。

金人至揚州。或請擊之。楊存中不敢渡江。獨臨江固壘以自守。之望與湯思退表裏。專以割地啖金為得計。帝詔都督擇利害擊金軍。之望下令諸將不得妄進。朝廷趣行。之望言。王師既還。不可冒小利害大計。言者論之。遂免。

金以女真字譯經史。

金史世宗紀載魏杞以國書恭不稱大稱姪宋皇帝與宋史異則此所云脇杞

乙酉乾道元年。金大定五年。春。正月。召楊存中還。罷都督府。以存中爲寧遠昭慶節度使。又罷兩淮及陝西河東宣撫招討使。

二月。左僕射同平章事陳康伯卒。謚文恭。

康伯奏事出殿門疾作輿至第卒帝擇日臨奠。子安節固辭。乃止。康伯以經濟自任。臨事明斷。帝嘗謂輔臣曰。康伯有器量。其從容不迫。可比晉謝安。

三月。以虞允文參知政事。王剛中同知樞密院事。

剛中嘗言戰守者實事。和議者虛名。不可恃虛名害實事。居政府未幾卒。在六月。允文尋亦罷。在八月。

魏杞還自金。始正敵國之禮。

杞至燕山。金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脇杞去大字。

去大字已無足深信且兩國名稱相均當爲敵體姪猶子也宋既稱姪稱名其與石晉之于契丹相去有幾而以不去大字爲正敵國禮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宋之臣庶詞於大豈能掩其實乎

杞拒之。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金君臣環聽拱竦。金主許損歲幣。不發歸附人。命元帥府罷兵分戍。杞卒正敵國禮而還。帝慰藉甚厚。先是。王抃還。因赦沿邊被兵州軍。詔曰。北遣仿大遼書題之儀。正皇帝之稱。爲叔姪之國。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憐彼此之無辜。約叛亡之不遣。可使歸附之士。咸起寧居之心。洪适所草也。論者謂前日之所貶損。四方蓋未聞知。今著之赦文。失國體矣。

夏。五月。金以布薩忠義爲尚書左丞相。赫舍哩志寧爲平章政事。

先是。和議既定。命元帥府諸新舊軍。以六萬人留戍。餘並放還。又以宋國歲幣賞諸軍。於是都元帥布薩忠義先還。拜尚書左丞相。尋召左副元帥赫舍哩志寧入見。

拜平章政事。諭曰。南服雖定。尚須卿往規畫。志寧迺還

駐南京

六月。以洪适簽書樞密院事

适拜簽書。帝謂錢端禮虞允文。曰三省事可與洪适共

議。自是東西府始同班奏事。未幾。以适參知政事。

秋八月。立鄧王愭為皇太子。大赦

愭帝長子也。

錢端禮罷。

時久不置相。端禮以首參覬之甚急。太子愭夫人。端禮

女也。殿中侍御史唐堯封論端禮帝姻。不可任執政。坐

遷太常少卿。館閣士相與上疏。排端禮者。皆被斥。吏部

侍郎陳俊卿言本朝不以戚屬爲相陛下所宜守帝納其言端禮憾之出俊卿知建寧及太子立端禮不得已引嫌奉祠

冬十二月以洪适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汪澈爲樞密使葉顒（字子昂興化軍仙遊人）參知政事

适以文學聞望遭時遇主自中書舍人半歲四遷至右相然無大建明以究其所學旣而以霖雨引咎乞罷帝從之（在明年三月）澈在樞府帝密訪人材澈薦百有十八人嘗奏言臣起寒遠所以報國無私不欺爾未幾罷（在明年四月）顒由資政殿學士拜參知爲林安宅所劾落職奉祠（在明年五月）事尋白仍召知樞密（先是林安宅請兩淮行鐵錢葉顒執不可已而安宅

同知樞密。遂劾奏顒子受富民錢百萬。得爲監軍。帝罷顒。下其事于臨安府。既置對。安宅失實。貶居筠州。在明年八月。

丙戌 二年。金大定六年。春二月。金左丞相布薩忠義卒。

忠義謙以接下。敬儒重士。與人交。侃侃如也。善馭將卒。能得死力。爲宰輔數年。知無不言。故能以外戚兼任將相。以功名終。

夏五月。修建康行宮。

冬十二月。寧遠昭慶節度使楊存中卒。諡武恭。

存中出入宿衛四十年。忠義勇敢而寡過。大小二百餘戰。未嘗大衄。上皇最眷念之。

十二月。以葉顒魏杞爲尚書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

用人固當隨才器使賢愚各由生質固不妨並進兼收若姦盜法所必懲豈宜進用葉顒之言蓋指管仲陳平者流耳然管陳不常有而姦盜非盡有奇材也顒于龍大淵隱約其辭飾爲不經之說思欲遷就調停不得謂之盡誠達白也

使。蔣芾字子禮。常州宜興人。參知政事。陳俊卿同知樞密院事。顒召知樞密。未拜。進僕射。首薦汪應辰。王十朋。陳良翰周操陳之茂。林光朝。字謙之。莆田人。等可備執政侍從臺諫。帝嘉納。又言自古明君用人。使賢使愚。使姦使盜。惟去泰甚。蓋指龍大淵也。初帝未能屏鞠戲。又將遊獵白石。注見前。俊卿上疏力諫。至引漢桓靈唐敬穆以爲戒。帝喜曰。所奏備見忠讜。朕決意用卿矣。遂有樞副之命。

置制國用司。以宰相領之。

議者言近以宰相兼樞密使。蓋欲使知兵也。而不知財穀出入之源可乎。且唐制宰相。兼領三司使。于是詔自今宰相可帶制國用使。參知政事帶同知。八年二月罷之。

丁亥三年。金大定七年。春二月。出龍大淵為浙東總管。曾覿為福建總管。

大淵。覿怙寵擅權。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廬陵人。金安節等。嘗極論之。多坐斥。至是。中書舍人洪邁。言于陳俊卿曰。大淵。覿言。鄭聞當除右史。某當除西掖。信乎。俊卿以邁言質于帝。帝怒。遂出二人于外。

帝從太上皇幸玉津園。在杭州府錢塘縣龍山北。紹興中建。隆興後。為帝與羣臣燕射之所。復從幸聚景園。在錢塘縣清波門外。歲以為常。

三月。秀王夫人張氏卒。

帝成服于後苑。

夏五月。太傅四川宣撫使新安王吳璘卒。謚武順。

巡幸所至原欲周知民間疾苦絲毫擾累民間甚有方問俗之本意金世宗每

璘病革。呼幕客草遺表曰。願陛下毋棄四州。毋輕出兵。不及家事。及卒。贈太師。追封信王。璘剛勇喜大節。略苛年。隱然為方面之重。威聲亞于玠。上皇嘗問勝敵之術于璘。璘對曰。弱者出戰。彊者繼之。上皇曰。此孫武子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璘既卒。議擇代。帝謂虞允文曰。無以易卿。凡事無效張浚迂闊。遂以允文為四川宣撫使。

六月。皇后夏氏崩。諡曰安恭。

尋攢于修吉寺。

秋七月。太子愭卒。諡曰莊文。

九月。金主幸保州。詔察訪所過州縣官。

金主秋獵。次保州。詔修起居注王天祺察訪所過州縣

出必嚴飭郡邑並擇官彈
壓而官吏材否尤留意訪
察可謂得為政之本矣

官。又謂侍臣曰。近聞朕所幸郡邑。凡堂宇曾經宴寢者。後皆避之。此甚無謂。可宣諭令仍舊居止。又嘗諭宰臣曰。朕每次舍秣馬之具。皆假于民。聞多亡失。不還其主。此彈壓官不職。可擇人代之。所過郡令詢問。有似此者。並償其值。

冬。十一月。合祀天地于圜丘。雷。葉顒魏杞免。

帝以郊祀而雷出非時。用漢制罷顒杞。相顒為人簡易清介。與物若無忤。至處大事。則毅然不可奪。罷歸後。尋卒。謚正簡。

以陳俊卿參知政事。劉珙同知樞密院事。

珙自湖南召還。授翰林學士。上言世儒多病漢高帝不

說學。輕儒生。臣以爲漢高帝所不說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爲萬事之綱。帝稱善。遂拜樞副。珙因薦張栻汪應辰陳良翰學行于帝。

十二月。金出富察通爲肇州防禦使。

通爲殿前右衛將軍。金主惡其人。出之于外。臨發。賜金帶諭之曰。卿雖有才。然用心多詐。朕左右須忠實人。故命卿補外。賜卿金帶者。答卿服勞之久也。因顧謂左宣徽使敬嗣暉曰。如卿不可謂無才。所欠者純實耳。又諭宰臣曰。卿等舉用人才。凡已所知識。必使他人舉奏。朕甚不喜。如其果賢。何必以親疎爲避忌也。

戊子四年。金大定八年。春二月。以蔣芾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

兼樞密使。

詔芾常朝贊拜不名。芾辭。許之。

夏。五月。行乾道歷。

帝以近世歷學失傳。士大夫無習之者。新歷比舊。特彼善于此。乃不别製名。祇以乾道命名。

秋。八月。劉珙罷。

主管殿前司公事王琪奉詔按視兩淮城堡。還薦和州教授劉甄夫。帝命召之。陳俊卿言教官有才何與琪事。劉珙遂呼琪詰責之。琪謝。後不敢。會揚州奏琪擅令增築新城。俊卿奏琪詐傳上旨。非小故。琪遂削秩。珙時同

習武練兵固國家要務但是時兩淮邊備猶未修復僅僅簡閱禁軍以戈甲耀日旌旗蔽天爲誇詡之詞何濟于事乃有今歲大舉之旨自欺欺人莫不值一

在帝前爭之尤力。言忤帝意。遂罷珙奉祠。俊卿復言。奏實臣草。當先罷臣。且珙正直有才。若以小事獲罪。自此大臣皆阿順持祿。非國家福。乃改珙帥江西。

冬。十月。起復蔣芾爲尚書左僕射。以陳俊卿爲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芾辭。許之。

芾于六月以母喪去位。至是起復之。有密旨欲今歲大舉。芾奏天時人事未至。帝不悅。

大閱于茅灘。在錢塘縣西南江濵。

帝親御甲冑。指授方畧。爲方圓銳直四陣。戈甲耀日。旌旗蔽天。六師驩踴。犒賚有加。

十二月。召建州布衣魏掞之。字子實。初字元履。建州建陽人。以爲太學錄。

掞之師胡憲。與朱熹遊。諸司薦其學行。召赴行在。入對。帝曰。治道以何爲要。掞之奏。治道以分臣下邪正爲要。詔除太學錄。時將釋奠孔子。掞之請廢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從食。不聽。又言太學之敎。宜以德行爲先。今一以空言浮說取之。非是。其他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者。無不抗疏盡言。至三四。皆不見省。遂罷爲台州教授。尋以病卒。聞者惜之。

西遼普蘇完。殺其夫蕭都爾伯。舊作朶魯不。今改。其舅烏拉琳。舊作斡里剌。今改。討誅之。而立耶律卓勒古。舊作直魯古。今改。普蘇完與都爾伯弟布固濟蘇沙喇舊作朴古只沙里。今改。通。出都爾伯爲東平王而殺之。都爾伯夫烏拉琳以兵問罪。

殺普蘇完及布固濟蘇沙喇。迎伊嚕次子卓勒古立之。改元天禧。

己丑五年。金大定九年春正月。措置兩淮屯田。

陳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猝調兵。恐不及事。請于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陣。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頡頏之患。其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歷。捐以財賦。許辟官吏。畧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爲犄角。

射為六藝之一習射固所不廢處承平之日已當安不忘危況在偏安僻處之際乎孝宗留意馳射尚屬志足有為或可藉此以先勞厲衆然亦何至弩弦傷目亦可謂無能之甚矣而

以壯聲勢帝意亦以為然詔即行之然竟為衆論所持

俊卿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

二月以王炎字晦叔婺源人參知政事三月召四川宣撫使虞允文還以炎代之

陳俊卿薦虞允文才堪將相故有是命允文至以為樞密使

夏五月帝不視朝六月始視朝

以射弩弦斷傷目故也陳俊卿言于帝曰陛下未能忘智謀之士仗武猛之將明賞罰恢信義則英聲義烈不出尊俎而敵人已震慴于萬里之遠何待區區馳射于百步之間哉願以今日之事永為後戒

秋七月以曾覿為浙東總管

俊卿遂有嘗承爲後戒之鮮爾時君若臣之設施若此何怪其終不能恢復中原乎

先是。龍大淵死。覿在福建。帝憐欲召之。劉珙奏曰。此曹奴隸。厚賜之可也。引以自近。使得預聞政事。非所以增德業。振紀綱也。帝納珙言。命遂寢。既而覿垂滿。陳俊卿恐其入。預請以浙東總管處之。覿入見。詔進覿一官。爲觀察使。俊卿及虞允文諫不可。竟申浙東之命。覿怏怏而去。

八月。甲申朔。日食。

以陳俊卿虞允文。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俊卿以用人爲已任。所除吏皆一時之選。奬廉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而資歷淺者。則密薦于帝。未嘗語人。每接

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允文爲相亦以人才爲急嘗籍爲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故所用皆知名士

庚寅六年（金大定十年）春三月金以宗叙（世祖孫）爲參知政事

金主謂宗叙曰卿昨爲河南統軍時言黃河堤埽利害甚合朕意朕每念百姓差調官吏互爲姦弊若不早計而迫期徵斂民增十倍之費爲害非細卿既參朝政當盡革諸弊擇利而行之又諭左丞石琚（字子美定州人）曰女眞人經居達要不知閭閻疾苦汝等自丞簿至是民間何事不知凡有利害宜悉敷陳

夏四月罷吏部尚書汪應辰

上皇謂水銀買自汪尚書家孝宗既聞此言即當詳加體察如其事果實則以大臣而沽市利譴責固所應加否則宜爲之辨白乃懷其夙昔進言之嫌勃然詰讓致應辰不安其官復假他事以罷是非大公至正之道以致有實非買應辰家之疑孝宗既不能處之以光明正大故不免左袒應辰者爲疑似之言也

應辰剛方正直。敢言不避。在朝多革弊政。中貴人皆側目。上皇方甃石池。以水銀浮金鳧魚于上。帝過之。上皇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尚書家。帝怒曰。汪應辰力言朕建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耶。應辰聞之。力求去。會賜發運使史正志緡錢二百萬。爲均輸和糴之用。應辰三上疏論之。遂出知平江府。然水銀實非買應辰家也。

五月。陳俊卿罷。

虞允文建議遣使如金。以陵寢爲請。俊卿以爲不可。允文請不已。帝手札諭俊卿。俊卿奏曰。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然大事須萬全。俟一二年。吾力稍完乃可。不敢

迎合意指以誤國事帝意方嚮允文俊卿以論不合因力求去遂判福州陛辭猶勸帝遠佞親賢修內攘外泛使不可輕遣

夏相任得敬脅其主仁孝中分其國請命于金金主不許

初仁孝之嗣位也國內多亂任得敬抗禦有功遂相夏國專政二十餘年陰蓄異志欲圖夏國誣殺宗親大臣其勢漸逼仁孝不能制是歲乃分西南路及靈州囉龐嶺（在寧夏府靈州西）地與得敬自爲國且上表于金爲得敬求封金主以問宰相尚書令李石等曰事繫本國我何預焉不如因而許之金主曰有國之主豈肯無故分國與人此必權臣逼奪非夏主本意況夏國稱藩歲久一旦

逼于賊臣。朕爲四海主。寧容此邪。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不可許也。乃却其貢物。賜仁孝詔曰。先業所傳。亦當固守。今茲請命。事頗靡常。未知措意之由來。續當遣使以詢。爾得敬始有懼心。未幾。仁孝誅得敬。遣使謝。金主慰之。

閏月。以起居郎范成大字致能。吳郡人。爲金國祈請使。求陵寢地。及更定受書禮。葢泛使也。紹興中。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伴使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意悔之。故令成大口以爲請。成大至金。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國書。辭氣慷慨。

宋之陵寢附于金地。自當急圖克還故壤。但初無撥復之謀。徒以一介行李乞哀籲請。誰則憐其志而無端割地以畀之。且還使既以祈請爲名。而所爭乃在受書小節。雖史稱成大全節而歸[illegible]一時[illegible]事果何裨益邪。

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國共爲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搢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邪。左右以笏摽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金庭紛然。其太子允恭欲殺成大。或勸止之。竟得全節而歸。其復書畧云。和好再成。界河山而如舊。緘音遽至。指鞏洛以爲言。既云廢祀。欲申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即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櫬。亦當並發于行塗。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于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于是二事皆無成功。初議遣使。祈請陵寢。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輙斥去之。起居郎張栻入對。帝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未知。境內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栻曰。臣竊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栻復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日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于彼。則于大義已爲未盡。而或猶以爲憂者。蓋見我未有

恢復大計惟當斷之于心即欲集思廣益亦何難謀定廟堂以決勝算必待置局而後議耶孝宗聞趙雄之請而喜徒博恢復虛

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于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于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修外攘進戰退守通爲一事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深納之

冬十月高麗翼陽公晧廢其君晛而自立

晧晛弟也以讓國奏于金金主曰讓國大事也必晧篡之耳卻其使而命有司詳問晧復取晛表言父遺訓傳位于晧金主乃封之

十一月遣中書舍人趙雄（字溫叔資州人）如金

起居舍人趙雄請置局議恢復帝喜進中書舍人遣如金賀生辰別函書請陵寢及更受書之禮金主不許雄辭歸金主謂雄曰汝國何舍欽宗而請鞏洛山陵如不

名以掩其偷安之迹非眞能銳志有爲也及遣使出疆乃因生辰致賀而別函所白復舍欽宗而請山陵一經詰責便無詞以對卒之鞏洛葬視一品孝宗其能無愧于心乎

欲欽宗之柩。我當爲爾國葬之

辛卯 七年。金大定十一年。春。正月朔。上太上皇尊號。

帝尋諭輔臣曰。前日奉上冊寶。上皇聖意甚悅。翌日過宮侍宴。邦家非常之慶。漢唐所無也。又曰本朝家法。遠過漢唐。惟用兵一事未及。朕以敵讐未復。日不遑暇。如宮中臺殿。上皇時爲之。朕未嘗敢增益。上皇刻觀。能徧周覽。爲之興歎。頗訝其不飾也。

金禁羣臣相饋獻。

尚書省奏汾陽節度副使牛信昌生日受饋獻。法當奪官。金主曰。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尚書省樞密院生日節辰饋獻不少。此而不問。小官饋獻。卽加按

劾。豈正天下之道。自今宰執樞密饋獻。亦宜罷去。

帝作敬天圖。

帝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於寅畏。朕近日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爲兩圖。朝夕觀覽。以自警省。名曰敬天圖。虞允文對云。惟陛下盡躬行之實。敬畏不已。必有明效大驗。帝深然之。

二月。立恭王惇爲皇太子。大赦。進封慶王愷爲魏王。

莊文太子卒。慶王愷以次當立。帝以恭王惇英武類已。越次立之。而進封愷爲魏王判寧國府。帝謂輔臣曰。古人以教子爲重。其事備見於文王世子。須當多置僚屬。博選忠良。使左右前後。罔非正人。不然。一薛居州。亦無

益也尋以王十朋陳良翰爲太子詹事劉焞爲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復詔皇太子領臨安尹

三月金葬欽宗皇帝於鞏洛之原

以一品禮

以張說（開封人）簽書樞密院事未拜而罷

說妻吳氏太上皇后女弟也說因攀緣親屬擢拜樞府命下朝論譁然未有敢誦言攻之者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獨上疏切諫且詣朝堂責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慚憤不堪栻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

帝感悟。命遂寢。

夏五月。起復劉珙爲荊襄宣撫使。珙固辭不起。

珙安撫江西。以憂去。及起復。凡六疏懇辭。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通喪。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三代以來。未之有改。至于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已爲先王之罪人矣。然尙有可諉者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陛下威靈。邊陲幸尙無警。臣乃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又爲漢儒之罪人乎。帝納其言。爲寢前詔。珙乃手疏別奏。畧曰。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露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敗。今德未加修。賢不得用。賦歛日重。民不聊生。將帥方割削士卒。以事苞苴。士卒方饑寒窮苦而生怨讟。凡吾所以自治而爲恢復之實者。大抵闊畧如此。而乃外招歸正之人。內移禁衞之卒。[illegible]未立。手足

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寇。且荊襄。四支也。朝廷。元氣也。誠使朝廷設施得宜。元氣充實。則犂庭掃穴。在反掌間耳。何荊襄之足慮。如其不然。則荊襄雖得。臣輩百人。悉心經理。亦何足恃哉。臣恐恢復之功未易可圖。而意外立至之變。將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圖之。

冬十月。金人遣使致聘。

金使烏淩噶天錫來賀生辰。要帝降榻問金主起居。虞允文請帝還內。命知閤門事王抃諭天錫以明日會慶節就見。天錫沮退。

金主幸太子宮。

金主謂太子曰。朕爲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修道德爲孝。明信賞罰爲治而已。昔唐太宗謂高宗曰。吾伐高麗不克終。汝可繼

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遺汝。如遼之海濱王。以國人愛其子。嫉而殺之。此何理也。子爲衆愛。愈爲美事。所爲若此。安有不亡。唐太宗又嘗謂高宗曰。爾于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卽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僞爲。受恩于父。安有忘報于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

壬辰　八年。（金大定十二年。）春二月。改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以虞允文梁克家（字叔子。泉州晉江人。）爲之。並兼樞密使。尋又省侍中中書令尚書令之官。以左右丞相充其位

罷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

宰相陰主張說。欲伸前命。故出栻知袁州。栻在朝僅一

年。召對至六七。所言皆脩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屛讒諛。宰相近習皆憚之。

復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罷侍御史李衡字彥平江都人等四人。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呂字仲行宿州人。論說不可執政。直學士院周必大不草答詔。給事中莫濟字子齊吳興人。封還錄黃。帝詔翰林學士王曮草制。權給事中姚憲書行。而罷四人。都人作四賢詩以紀之。

夏四月。金右丞相赫舍哩志寧卒。

金主嘗宴羣臣于太子宮。顧志寧謂太子曰。天下無事。吾父子今日相樂。皆此人力也。及卒。甚悼惜之曰。志寧臨敵。身先士卒。勇敢之氣。自太師梁王後。未有如此人

也

秋。七月。金罷保安。注見前。蘭州。續綱目作蘭安。考金史地理志。有蘭州。無蘭安。續綱目蓋仍夏國傳之訛。今改正。蘭州。注亦見前。榷場。

金主謂宰臣曰。夏國以珠玉易我絲帛。是以無用易我有用也。命罷之。後承安、中復置。

罷虞允文為四川宣撫使。

帝命還諫官。允文以李彥頴字秀叔。湖州德清人。林光朝。王質字景文。興國軍人。對。三人皆鯁亮有文學。為時所推重。帝不報。而用曾覿所薦者。允文梁克家爭之。不從。允文遂力求去。授四川宣撫使。進封雍國公。陛辭。帝諭以進取之方。期日會河南。御正衙。酌酒賦詩以遺之。

帝王纘緒貽庥延國祚于勿替惟當敬念先業無忘舊風如周家以農事開基故無逸首重民依豳風備陳衣食示重本也金世宗惓惓于女眞純實舊俗恐後世漸染漢人風氣至文字語言或不通戒諄切教誡既禁譯稱漢姓復禁學南人衣飾敦本務實體前型而後來效尤慮遠爲深遠豈北魏遷元之見異恩

冬。十一月。金去金銀坑冶之稅。

不禁民採。

癸巳九年。金大定十三年。夏。五月。壬辰朔。日食。

金禁女眞人譯爲漢姓。

金主嘗謂宰臣曰。會寧乃國家興王之地。自海陵遷都永安。女眞人寖忘舊風。朕少時嘗見女眞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蓋以備禮也。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眞風俗。第以朕故。猶尚存之。恐異時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甚欲一至會寧。使子孫得見舊俗。庶幾習效之。又嘗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眞詞。顧謂皇太子及諸王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嘗暫忘。故時聽此

選者所能彷彿其萬一哉

詞亦欲令汝輩知之。汝輩自幼惟習漢人風俗。不知女眞純實之風。至于文字語言。或不通曉。是忘本也。汝輩當體朕意。至于子孫。亦當遵朕教誡。至是禁女眞人毋得譯漢姓。未幾。復以會寧府爲上京。

冬。十月。梁克家罷。以曾懷（字欽道。晉江人。）爲右丞相。

克家時獨相。貴戚權幸。不多假借。而外濟以和。至是以議金使朝見受書儀。朝廷欲移文泗州。示金生辰使完顏襄。使正其禮。克家以爲不可。與張說（時說同知樞密院事。）不合。遂求去。出知建寧。既而金果不從。（說尋知樞密院事。既而帝知其欺。罷之。）

甲午　淳熙元年。金大定十四年。春。二月。少保四川宣撫使雍公虞允文卒。（謚忠肅。）

先是帝密詔趣師期。允文奏軍需未備。帝不樂。至是帝遣二介持御札賜之。介至而允文卒數日矣。詔贈太傅。

夏四月。以姚憲參知政事。葉衡字夢錫。婺州金華人。簽書樞密院事。

六月。憲罷。以衡代之

衡奏。牧守將帥。必擇材以稱其職。必久任以盡其材。帝從之。

冬十一月。甲申朔。日食。

以龔茂良參知政事。

茂良除禮部侍郎。帝亟進用之。手詔問故事。有自從官徑除執政例。遂有是命。

曾懷罷。以葉衡爲右丞相。兼樞密使。

衡有才智。由小官不十年至宰相。人謂出于倖覬。

乙未二年。金大定十五年。夏四月。宴輔臣于玉津園。

帝謂葉衡等曰。朝廷用人。止論其賢否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其黨相攻四十年不解。皆緣主聽不明。所以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常笑之。為人主者。但公是公非。何緣有黨。又曰。近來士大夫好倡為清議。此語一出。竊恐相師成風。便以趨事赴功者為猥俗。以矯激沽譽者為清高。駸駸不已。如東漢激成黨錮之風。深害治體。豈可不戒。卿等宜書諸紳。

秋八月。以左司諫湯邦彥為金國申議使。九月。葉衡罷。

帝諭執政選使。求河南陵寢地。葉衡奏邦彥有口辯宜

黨援錮習最足為人心風俗之患當朝政清明鮮措公黨門戶攻訐之技自無所施固一定之理也孝宗論列牛李舊事及用人大綱未嘗不明于治體乃未幾入邪彥之讒而葉衡罷倖覬之黨而龔茂良罷所謂公是公非者安在言之易而行之難孝宗能無愧于心乎

使。邦彥請對。問所以遣。知薦出于衡。恨之。因奏衡對客有訕上語。帝大怒罷衡。

贈趙鼎太傅。追封豐國公。諡忠簡。

高麗將趙位寵以四十餘城叛附金。金主不受。

位寵高麗西京留守也以慈悲嶺在朝鮮國平壤城東至鴨綠江注見前。四十餘城叛附于金。金主曰朕懷綏萬邦。豈助叛臣為虐。執其使付高麗。位寵伏誅。

閏月。以李彥穎參知政事。

時湯邦彥新進。奉使于金。彥穎奏邦彥輕脆。易侮國。不從。

丙申 三年。金大定十六年。春三月。丙午朔。日食。

夏四月。金始命增置外府學。及京府女眞學。

京府設學。金史選舉志。及溫特赫德木達傳。稱大定十三年。續綱目據世宗本紀。作十六年。今仍之。但考選舉志。是年又設諸路府學。不止女眞學。本紀不加分晰。續綱目亦採錄未明。今依志傳改輯。按溫特赫德木達。舊作溫迪罕締達。今改。

先是。金置太學。大定六年。及是。又命增置外府學。其科曰詞賦。曰經義。曰策論。謂之進士。曰律科。曰經童。謂之舉人。曰宏詞。則制舉科也。又有專試女眞人科。始于大定四年。頒行女眞大小字所譯經書。遂與女眞字學。多擇明安穆昆內良家子爲生。于京師廩給。九年以國史院編修溫特赫德木達。字學最號精深。命教諸生。習作詩策。後復定爲策論。謂之女眞進士科。又命京師增設女眞國子學。諸路設女眞府學。亦同漢進士三年一試之制。又定宗室宰相子程試等第。其後二十八年。復增置女眞太學。

夏六月。召朱熹爲秘書郎。不至。

先是。陳俊卿。劉珙。薦熹爲樞密院編脩。官。累召不至。梁克家奏乞褒錄之。帝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命主管台州崇道觀。至是。龔茂良言熹操行耿介。除秘書郎。熹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顧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也。力辭不至。會復有言虛名之不可用者。遂改主管武夷山沖佑觀。史浩復薦熹知南康軍。再辭。不許。至南康。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間詣郡學。引士子與之講論。訪唐李渤白鹿洞書院（在江西南康府星子縣北。廬山五老峯下。唐李渤讀書廬山。常畜一白鹿相隨。因以名洞。南唐于此建學。宋初始置書院。後廢。朱熹復建。）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

湯邦彥有罪。流新州。

邦彥至金。金人拒不納。旬餘乃引見。夾道之士。皆控弦露刃。邦彥怖。不能措一辭而還。帝怒其無狀。詔流新州。自是陵寢之議遂息。

冬十月。立貴妃謝氏丹陽人。為皇后。

后幼孤。鞠于翟氏。因冒姓翟。及長。被選入宮。侍太上皇后。后以賜帝。累册貴妃。夏后崩。中宮虛位。妃侍帝過德壽宮。太上諭帝立之。復姓謝氏。

丁酉四年。金大定十七年。春正月。高麗致貢于金。

高麗遣使謝金不納叛。金有司奏高麗所進玉帶乃石似玉者。金主曰。小國無能識辨。誤以為玉耳。且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復卻之。豈政體也。

二月。帝謁孔子廟。遂臨太學。

金葬宋遼宗室于河南廣寧（本遼奉先軍。金置府。明改衛。今爲縣。屬奉天錦州府。）舊陵。

三月。金免河北。山東等路租稅。

河北。山東。陝西。河東。西京。遼東等十路旱蝗。金主詔免其租稅。又賑東京博索和碩館三路。尚書省奏三路粟不能周給。金主曰。朕嘗語卿等。遇豐年卽廣糴以爲備。卿等皆言天下倉廩盈溢。今欲賑濟。乃云不給。夫蓄積爲國家長計。朕之積粟。豈欲獨用之邪。今旣不給。可於鄰道取濟。自今預備當以爲常。

夏。六月。罷龔茂良。放之英州。

茂良以眷衰求去已不免于悻悻至省吏倚勢敢于顯抗參政不過一無知妄人何足與較亦何致遂傷大體執奏已為過當徑取而撻之不更過乎不能懲忿而因以罷衍茂良實失之太急而孝宗始事調停終加詰責亦不得謂非狥于私見也

自葉衡罷。茂良行相事。凡再踰歲。帝迄不置相。因謂茂良曰。史官近奏三台星不明。蓋實難其選耳。會帝思史浩。自明州召為醴泉觀使兼侍講。茂良亦覺眷衰。求去。帝曰。朕以經筵召浩。卿不須疑。既而曾覿欲以文資錄其孫。茂良以文武官各隨本色蔭補格法繳進。覿因茂良入堂。道間俾直省官賈光祖等。當道不避。街司叱之。光祖曰。參政能幾時。茂良奏曰。臣固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體。帝諭覿往謝。茂良取光祖于臨安府。撻之。御札宣問施行太遽。茂良待罪。帝遣使諭復位。會覿黨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中書舍人林光朝繳還詞頭。帝怒。罷光朝。光朝與茂良同里。茂良遂引疾求去。出知建康。猶手疏恢復六事。帝曰。卿五年

不說恢復。何故今日及此。退朝甚怒。曰。福建子不可信如此。廓然因劾之。遂責降英州安置。父子卒于貶所。

秋。七月。罷王雱從祀孔子。

九月。丁酉朔。日食。

戊戌 五年 金大定十八年 春正月。侍御史謝廓然請禁有司毋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

未幾。秘書郎趙彥中復疏言科舉之文。成式具在。今乃祖性理之說。以浮言游詞相高。士之信道自守。以六經聖賢爲師可矣。而別爲洛學。飾怪驚愚。外假誠敬之名。內濟虛僞之實。士風日弊。人才日偷。望詔執事。使明知聖朝好惡所在。以變士風。帝從之。

三月。以史浩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王淮字季海。金華人。知樞密院事。趙雄參知政事。

帝謂浩曰。自葉衡罷。虛席以待卿久矣。

夏。四月。以陳俊卿判建康府。

時曾覿王抃甘昪三人盤結擅政。進退大臣。權震中外。士大夫爭附之。俊卿自興化赴建康。過闕入對。因極言三人招權納賄。薦進人才而以中批行之等事。且曰。去國十年。見成都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帝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覿抃之門。十才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才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臣恐二人壞朝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

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帝感其言

秋七月太尉提舉萬壽觀李顯忠卒謚忠襄

顯忠復官後賜第臨安帝常奇其狀貌魁傑命繪像閣下及卒贈開府儀同三司顯忠志復中原見忤秦檜屢遭廢黜符離之役又爲邵宏淵所忌竟無成功

冬十一月史浩罷以趙雄爲右丞相王淮爲樞密使錢良臣字友魏華亭人參知政事

樞密都承旨王抃建議募補殿步二司軍虛額輒捕市人軍士乘隙掠取民財浩奏盡釋所捕而擒軍民首讙呶者送獄獄成議取兵民各一人斬以徇浩又奏始釁者軍人也法固當民陸慶童特與抗鬬爾何可同罰帝

怒。乃求去。後有言慶童之寃者。帝始悔不從浩言。

己亥六年。金大定十九年。夏旱。詔求直言。

知南康軍朱熹上疏。畧曰。天下之務。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理義。閉塞私邪。然後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于朝廷。而出于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臣恐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知之。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諭趙雄令分析。雄言于帝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爲然。詔以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

庚子七年。金大定二十年。春二月。魏王愷卒。謚惠憲。

愷寬慈。爲帝深愛。雖出于外。心每念之。賜賚不絕。及卒。帝泫然曰。向所以越次建儲。正爲此子福氣差薄耳。二子攄。柄。攄早卒。

右文殿修撰張栻卒。

栻病且死。猶手疏勸帝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卒年四十八。帝聞之。嗟嘆不已。朱熹與黃榦字直卿。福州閩縣人。書曰。吾道益孤矣。栻穎悟夙成。父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爲人表裏洞然。勇于從義。無毫髮滯吝。每進對。必自盟于心。不可以人主意輒有所隨順。帝嘗言伏節死義之臣難得。栻對。當于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

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伏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栻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其遠小人尤嚴。爲都司日。肩輿出遇曾覿。覿舉手欲揖。栻急掩其窻櫺。覿慙。手不得下。所至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具爲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爲先。斥異端。毀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祀。栻聞道甚蚤。朱熹嘗言已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栻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錄。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行于世嘗言曰。學莫先于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爲。非有爲而爲也。有爲而爲。則皆人欲。非天理也。學者稱爲南軒先生。

夏。五月。以周必大參知政事。謝廓然簽書樞密院事。

必大爲翰林學士。幾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爲一時詞臣之冠。及拜參政。帝謂之曰。執政于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必大對曰。大臣

中官典兵爲患最甚前代即不具論徽宗之任童貫覆轍不遠時擬乃欲令陳源兼浙西總管意出廷臣安知非與源交通者孝宗惟因汝愚論駁中止其事而不究其議倡自何人則邪諂之徒何由知畏未幾而源恃恩專恣甚至爲殺補官專橫若此惟以一竄

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爲當然。陛下虛心無我。人臣乃欲自是乎。雖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由蔽欺。帝深然之。

冬。十二月。資政殿學士致仕胡銓卒。諡忠簡。

辛丑八年。金大定二十一年。春。正月。詔罷內侍兼兵職。

時擬以德壽宮提舉陳源帶浙西副總管。給事中趙汝愚。字子直。漢恭憲王元佐七世孫。居饒之餘干縣。論駁以爲不當。帝諭宰執曰。汝愚言有理。且可防微杜漸。進呈太上。亦以爲然。遂詔自今內侍不得兼兵職。樞密院遵守。永爲定制。

秋。七月。著作郎呂祖謙卒。字伯恭。婺州人。

祖謙先爲著作郎。以末疾乞祠歸。帝命脩皇朝文鑑。既

了事及光宗立源以實緣復用竊禍無窮不可謂非孝宗姑息貽患也

成。除直秘閣。是年。仍遷著作郎。兼國史院編脩。卒。祖謙爲夷簡五世孫。自其祖好問。始居婺州。其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而友張栻朱熹。學以關洛爲宗。旁稽載籍。心平氣和。不立崖異。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于人之言。忽覺平時忿懥渙然氷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以爲後世法。著讀書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辯志錄。行于世。學者稱爲東萊先生。

八月。趙雄罷。

雄自四川幕官。陳恢復之策。爲帝所奇。不數年。致位右相。每進見。必言二帝在沙漠。未嘗離諸口也。及帝眷衰。有言雄多私、里黨者。帝疑之。會陳峴字壽南。溫州平陽人。帥四川。命從中出。雄遂求去。乃出知瀘州。

以王淮爲右丞相。兼樞密使。

淮既相。問太子侍讀楊萬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曰。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人才。淮因問其人。萬里即疏朱熹袁樞。字機仲。建安人。以下六十人。

九月。以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冬。十二月。下熹社倉法于諸路。

浙東大饑。王淮薦熹。即日單車就道。召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脩德任人之說。因及時政之缺。凡七事。帝深納之。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米已輳集。熹日鉤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屛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政有

不便于民者。悉釐革之。有短熹者謂其疏于為政。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卻有可觀。淮言脩舉荒政。是有其所學。民被實惠。宜進職以旌之。乃進熹直徽猷閣。熹言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于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歉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雖遇歉年。民不缺食。詔下其法于諸路。

其法以十家為甲。甲推一人為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為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糧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還者有罰。

壬寅 九年。金大定二十三年。秋九月。以朱熹爲江西提刑。熹辭不拜。

朱熹行部至台。知州唐仲友字與政，金華人。爲其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王淮同里。且爲姻家。已除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時淮拜右丞相。熹論益力。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熹辭不拜。遂乞奉祠。

癸卯 十年。金大定二十三年。春正月。以黃洽字德潤。福州侯官人。爲御史中丞。

洽爲中丞。盡言無隱。然所論列。未嘗擿摭細故。嘗奏云。因言固可以知人。輕聽亦至于失人。是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其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其無誤。帝深然之。洽爲人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嘗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

神。何用求福報哉。

二月。內侍陳源有罪。竄郴州。

源提舉德壽宮。恃恩專恣。其廝役亦補官。帝聞而惡之。乃竄郴州。籍其家以進德壽宮。

夏六月。監察御史陳賈請禁道學。

王淮以唐仲友之故。怨朱熹。欲沮之。吏部尚書鄭丙（字少融。福州長樂人。）雅厚仲友。且迎合淮意。乃上疏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帝已惑其說。淮又以太府丞陳賈為監察御史。賈因面對。首論曰。邪正之辨。誠與偽而已。表裏相副。是之謂誠。言行相違。是之謂偽。臣伏見近世道學之徒。其說以謹獨為能。以踐履為

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爲事。夷考其所爲。則大不然。是假其名以濟其僞也。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每于聽納除授之間。考察其人擯斥勿用。蓋指熹也。帝從之。後直學士院尤袤以程氏之學爲陳賈所攻。言于帝曰。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道。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己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爲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于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得免。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循名責實。聽言觀行。人情庶不壞于疑似。帝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爲姦。眞僞相亂。尤袤。字延之。常州無錫人。

冬。十一月。壬戌朔。日食。

甲辰 十一年。金大定二十四年。春。三月。金主如會寧。

金主將如會寧。諭太子守國。太子以不諳政務辭。金主

觀至此而不戄然惕戄然失愀然感者亦無人心者矣

曰政事無甚難但用心公正毋納讒邪久之自熟太子乃受守國寶

乙巳十二年金大定二十五年夏四月金主還燕

金主曲赦會寧府放免今年租稅百姓年七十以上者補一官謂羣臣曰上京風物朕自樂之每奏還都輒用感愴祖宗舊鄉不忍舍去萬歲之後當置朕于太祖之側卿等無忘朕言遂宴宗室宗婦于皇武殿賜官賞賚有差曰尋常朕不飲酒今日甚欲成醉此樂亦不易得也宗室婦女及羣臣故老以次起舞進酒金主曰吾來數月未有一人歌本曲者吾自爲汝等歌之其詞道王業艱難及繼述之不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覩歌畢泣

下。羣臣宗戚捧觴上壽皆稱萬歲。于是諸夫人更歌本曲。如私家之會。既醉。金主復續調至一鼓乃罷。明日發上京。宗室戚屬奉辭。金主曰。太平歲久國無征徭。汝等皆奢縱。往往貧乏。朕甚憐之。當務儉約。無忘祖宗艱難。因泣下數行。宗室戚屬皆感泣而退。金主遂行。

丙午 十三年。金大定二十六年。夏。五月。宴諸臣于秘書省。以進讀陸贄奏議終篇。賜侍讀蕭燧字照鄰臨江軍人。等御筵及金器鞍馬。帝召宰執賜酒。從容語曰。自古人主讀書。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唐德宗豈不知書。然所行不至。與陸贄論事。皆使中人傳旨。且事有是非。面相詰難猶恐未盡。傳旨安能盡耶。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惟其

若此。談事多矣。故朕每事以德宗為戒。

賜處士郭雍（字子和。其先洛陽人。）號頤正先生。

雍父忠孝。師事程頤。著易說。號兼山先生。雍傳其學。通世務。隱居峽州。乾道中。守臣薦于朝。召不起。帝稔其賢。每對輔臣稱道之。命所在州郡歲時致禮存問。至是賜號頤正先生。令部使者遣官就問雍所欲言。備錄來上。時雍年八十三矣。

秋。八月。日月五星聚軫。

丁未。十四年。（金大定二十七年。）春。二月。以周必大為右丞相。施師點（字聖與。上饒人。）知樞密院事。

時封事多言大臣異同。必大曰。各盡所見。歸于一是。豈

可倘同。陛下復祖宗舊制。命三省覆奏而後行。正欲上下相維。非止奉文書也。師黙先拜參知政事。十年八月帝謂曰。卿靜重有守。識慮深遠。朕欲用卿久矣。及是遂有是命。

秋。八月。以留正（字仲至。泉州永春人。從效六世孫。）參知政事。

正制置四川。以簡素化民。既而以簽樞召還。（事在十二年閏七月。）歸裝僅書幾篋而已。人服其清。及是。乃參知政事

九月。太上皇有疾。冬。十月。帝罷朝侍疾。赦。

太上皇崩。遺詔太上皇后改稱皇太后。帝致喪三年

太上皇崩。帝號慟擗踊。踰二日不進膳。謂王淮等曰。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服。何妨聽政。司馬光通鑑所

轂毒誰淮對曰晉武雖有此意後來在宮中止用深衣練冠帝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其美光所以譏之自我作古何害于是詔曰大行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羣臣自遵易月之令百官五上表請帝還內聽政不許至十二月辛丑禫祭百官釋服復三上表請御殿聽政不許

遣使如金

以上皇崩遣韋璞如金告哀復遣顏師魯（字幾聖漳州龍溪人）致太上遺留物于金金主以其中玉器五玻璃器二十及弓劒之屬命師魯歸報曰此皆爾國前主珍玩之物所宜寶藏以無忘追慕今受之義有所不忍也

唐虞之世皋陶爲士師可謂盛矣典謨所載一則曰惟刑之恤再則曰刑期于無刑而五刑五用亦祇勉以明允而已成康刑措不

十一月詔皇太子參決庶務。

帝始以白布巾袍視事于延和殿朔望詣德壽宮則衰經而杖如初因詔太子參決庶務于議事堂左諭德尤袤言于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衆議而後定又曰儲副之位止于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乞俟祔廟之後便行懇辭以彰殿下令德

十二月大理寺奏獄空。

金禁女眞人學南人衣飾。

金主嘗謂從官曰女眞舊風最爲純直汝等當習學之

用益承文武立綱陳紀之後務在垂拱仰成然其說亦始于漢世而其時之稱文法者惟曰刑罰大省管者得全非若郡邑循吏之粉飾圖空也大理獄空之說自宋季始神宗高宗與此而三大元豐紹興閒政治紛厖淳熙亦無善理可紀安得比美成周跡其故不過事多廢弛意復姑息一切概置不問如是而謂為獄空亦何足取讀書論世則其真僞固不待辨而自明矣

不可忘也。又曰。凡資用當務節省。勿妄費。至是禁女眞不得學南人衣飾。

戊申 十五年。金大定二十八年。 春正月。復置補闕拾遺官。

時倣唐制立官。帝自除左補闕薛叔似字象先。其先河東人。徙永嘉。等。已而叔似上疏劾王淮。帝曰。卿等官以補闕拾遺為名。專主規正人主。不任糾劾。今所奏乃類彈擊。甚非設官命名之意。宜思自警。

二月。金遣使弔祭。

帝遣中書檢正公事京鏜字仲遠。豫章人。為報謝使。金人循故事。設宴用樂。鏜力辭。金人不可。鏜率其屬竟出館門。館使以白。金主曰。南朝直臣也。命如其請。及還。帝以其能

執禮。特進官權工部侍郎。

三月。葬永思陵。在紹興府會稽縣東南寶山。

洪邁請廟號世祖。尤袤言。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祖無嫌。太上中興。雖同光武。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乃定號高宗。

史臣曰。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文則有餘。撥亂反正則不足。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為者。顧乃播遷窮僻。坐失事機。始惑于汪黃。終制于秦檜。偷安忍恥。匿怨忘親。以貽來世之譏。悲夫。

夏四月。祔高宗主于太廟。

下詔曰。朕比下令欲衰絰三年。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俟過祔廟勉從所請之詔。然稽

諸與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爲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

五月。王淮罷。

淮爲相。能盡心事上。惟以唐仲友故。爲道學之禁。毒痛善類。論者譏之。

六月。以朱熹爲兵部郎官。既而罷之。貶侍郎林栗字黃中福州福清人。知泉州。

王淮既罷。周必大薦熹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于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愼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首言天理人欲之辨。
畧曰。陛下居虛明應物之地。而天理有所未
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

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
戰于中。願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察夫天理人欲。果天
理邪。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少有壅閼。果人欲邪。則敬以
克之。而不使少有疑滯。推而至于言語動作之間。用人
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徹。而
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帝曰。久不見
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
煩也。時曾覿已死。王抃已逐。獨內侍甘昪尚在。熹力論
之。帝曰。昪有才。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除兵部郎
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
遂疏論之。疏曰。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謂
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携門生數十人。習
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門歷聘之風。今採其虛名。將
置朝列。而熹聞命遷延。邀索高價。既經陛對。得旨除郎。
而傲睨累日。不肯供職。緣熹既除兵部。在臣合有統攝。
若不舉劾。厥罪惟均。望將熹停罷。以爲事君無禮者之
戒。
帝謂栗言過當。而大臣畏栗之彊。莫敢深論。乃命熹

依舊江西提刑。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帝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言之。太常博士葉適上疏曰。考栗劾熹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耳。至于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繫。不獨于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爲好名。或以爲立異。或以爲植黨。近又剏爲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自潔脩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爲善爲玷缺。以好學爲己愆。相與指目。使不得進。于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栗爲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用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固未甚害。第恐自此游辭無實。讒言橫生。良善受禍。何所不有。伏望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罔于既形。摧折暴橫。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疏入。不報。（葉適。字正則。永嘉人。）會胡晉臣（字子遠。蜀州人。）拜侍御史。首劾栗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出栗知泉州。而熹亦除直寶文閣。奉祠而去。

秋七月恩平王璩卒

帝友愛甚至每召璩內宴呼以官而不名賜予無算卒

追封信王

八月甲子朔日食

冬十二月以朱熹爲崇政殿說書熹辭不至

熹既歸投匭進封事言大本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用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于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其間則雖憊精勞心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急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

書。熹力辭。乃以秘閣脩撰奉祠。

己酉 十六年 金大定二十九年。 春正月。金主雍殂。孫璟立。是爲章宗。

金主太子允恭先卒。以孫原王瑪達干 舊作麻達葛。今改。後仿此。 判大興尹。又以爲右丞相。更名璟。使親見朝廷議論。習知政事之體。至是金主殂。璟即位。追號金主曰世宗。允恭曰顯宗。母圖克坦氏爲太后。世宗于金最爲賢主。以昭德后烏凌噶氏守節而死。終身不立后。雅尚儉素。命宮中之飾。勿得用黃金。嘗謂近臣曰。朕于宮室。惟恐過度。其或興脩。即損宮人歲費以充之。至于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爲同泰寺奴。遼道宗以民戶賜寺僧。復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又曰。亡遼日屠羊三百。亦豈能盡用。徒傷生耳。朕每當食時。嘗思貧民饑餓。猶在已也。彼身爲惡而口祈福。何益之有。嘗謂宰相曰。卿等在省。未嘗薦士。止限資格。安能得人。又曰。卿等職居輔相。曾無薦舉。惟朕嘗言某人可用。然後從而言之。卿等既無所言。必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又曰。帝王之政。固以寬慈爲德。然梁武帝專務寬

慈。以致綱紀大壞。朕嘗思之。賞罰不濫。卽是寬政。又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甚勵精。晚年與羣臣議多飾詞。朕嘗思始終如一。今雖年高。敬慎之心。無時或怠。又曰。朕自卽位以來。言事者雖有狂妄。未嘗罪之。卿等未嘗肯盡言。何也。當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謂之嘉會。事有利害。可竭誠言之。卽位五載。南北講和。與民休息。羣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斷死罪。歲或十七人。國人號稱小堯舜。然舉賢之急。求言之切。不絕于口。而羣臣不能將順其美。以底大順。惜哉。

以周必大。留正。爲左右丞相。

帝自高宗崩。卽欲傳位太子。嘗諭必大曰。禮莫重于事宗廟。而孟享多以病分詣。孝莫大于執喪。而不得日至德壽宮。欲不退休。得乎。因密賜紹興傳位親札于必大。命預草詔。專以奉几筵侍東朝爲意。而進必大爲首相。

二月。辛酉朔。日食。

高宗崩未逾二年帝卽傳位名雖託于孝實則怠于政益知恢復之難成又恐進白之難拒故爲是退避之計其視人臣之託言高尚者亦爲可鄙

帝傳位于太子。太子卽位，是爲光宗。尊帝爲壽皇聖帝，皇后爲壽成皇后。皇太后爲壽聖皇太后。大赦。

先是更德壽宮爲重華宮，皇太后徙居慈福宮。帝傳位太子，遂素服退居重華宮。

立皇后李氏。安陽人，慶遠節度使道之女。

后父道帥湖北，聞道士皇甫坦蜀之夾江人。善相人，乃出諸女拜之。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于高宗，遂聘爲恭王妃，生嘉王擴。性妒悍，常訴帝左右于高宗及壽皇。高宗不懌，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爲皇甫坦所誤。壽皇亦屢訓敕，令以皇太后爲法，不然行當廢汝。后疑其說出于太后，憾之，至是立爲后。

三月。廢補闕拾遺官。

御史中丞謝諤（字昌國。臨江軍新喻人。）論其不可廢。不聽。自是近臣罕進言者。

夏五月。周必大罷。

初。何澹（字自然。處州龍泉人。）與必大厚。為司業久不遷。留正奏遷之。澹由是憾必大。而德正。為諫議大夫。首上疏攻必大。罷之。

知閤門事姜特立（字邦傑。麗水人。）有罪免。

特立。帝東宮舊臣也。帝即位。命知閤門事。聲勢寖盛。留正列其招權預政之罪。乞斥逐之。帝意未決。會叅知政事缺。特立謂正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遷左相。葉翥、張

杓。郎二浚子。尚書當擇一人執政。未知孰先。正奏之。帝大怒。

詔特立奉祠。壽皇聞之曰。留正眞宰相也。